

現存《永樂大典》引《山海經》圖像考述^{*}

鹿憶鹿^{**}

提 要

原兩萬多卷的《永樂大典》，為永樂年間（1403-1424）由解縉（1369-1415）主持編纂的大型類書，現存八百多卷，分藏在海內外各圖書館。現存《永樂大典》所引《山海經》將近三百處，而圖像只見於卷 910、卷 3007 與卷 22180，共 18 幅，可謂目前所見最早的《山海經圖》。本文根據此殘存的 18 幅引自《山海經》圖像來討論、比勘，包括兩幅奢尸、據比尸圖，15 幅收錄在「人」部的遠國異人圖，與及未見於現今《山海經》的獬獸圖。

作為目前能見的最早《山海經圖》，《永樂大典》所呈現的造型獨特，與明清的圖像殊異，尤其在遠國異人的髮型上明顯偏好夜叉火焰頭，似有脈絡可尋，而在君子人或穿胸人的圖像，更是在細節上著墨。《永樂大典》所徵引《山海經》，繪製的圖像各具特色，不與他人同，是最早的《山海經》珍貴圖像文獻。

關鍵詞：《山海經》、《永樂大典》、圖像、獬獸、遠國異人

^{*} 收稿日期：2023 年 7 月 5 日；通過刊登日期：2024 年 3 月 1 日

本文為科技部研究計畫「清代宮廷視野中的《山海經》圖像——以《古今圖書集成》〈邊裔典〉、〈神異典〉、〈禽蟲典〉與《獸譜》為中心」（MOST 109-2410-H-031-051-MY2）部分研究成果。初稿曾在 2022 年 5 月東吳大學中文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文圖學會合辦之「東亞文圖學與文化交融傳播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宣讀，獲與談人洪淑苓教授惠賜卓見；論文送審後，承蒙匿名審查人的細心指正，謹此致謝。

^{**}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一、前言

《永樂大典》於永樂年間由解縉主持編纂，共兩萬多卷，現存八百多卷，無法一窺全貌，所引《山海經》的情況如何？引了多少圖？都已無從考察。我們所知的是現存《永樂大典》所引《山海經》將近三百處，而圖像只見於卷 910、卷 3007 與卷 22180，其他都已芳蹤渺渺。而現存《永樂大典》能見到的這三卷所引圖像共 18 幅，可謂目前可見最早的《山海經圖》，學術文獻價值極高。¹

現存《大典》所引《山海經》的 18 幅圖，分別為卷 910 的兩幅，據北之尸、奢北之尸；卷 3007 的十五幅，包括氐人、一臂人、一目人、反膝人、三身人、長臂人、長腳人、無臂人、無腹人、三首人、毛民人、貫胷人、黑人、君子國、不死人；卷 22180 則是唯一的異獸圖，獏獸。

《大典》編纂之際，並未清楚交待這批《山海經》圖像的來源，但通過對照，可以發現《大典》的《山海經圖》，似有脈絡源流。

晚明《山海經》圖本，可見到的有胡文煥（生卒年不詳，活動於萬曆年間）編的《新刻山海經圖》、《新刻羸蟲錄》、² 蔣應鑄（生卒年不詳）繪《山海經圖》，³

1 《永樂大典》為永樂年間由解縉主持編纂的大型類書，22,877 卷，凡例並目錄 60 卷，共分裝為 11,095 冊。書成，曾在嘉靖年間（1522-1566）由徐階（1503-1583）、高拱（1513-1578）等人領若干儒生重新抄錄。入清以後，乾隆年間（1736-1796）進行盤點，當時《永樂大典》尚存 9,927 冊；但到了光緒元年（1875）的盤點，《大典》僅剩下五千冊；後逢外患，剩下的《大典》或遭焚毀、或為人劫掠，散逸各地。現存《永樂大典》僅存四百餘冊，八百多卷，散存海內外各圖書館，中國、台灣、歐陸、日本、美國皆藏有一部分，以中國國家圖書館館藏 161 卷最多。相關討論可參考以下論文：虞萬里，〈有關《永樂大典》幾個問題的辨證〉，《史林》，6 期（2005.6），頁 21-36；盧雪燕，〈《永樂大典》——中國史上規模最大的類書〉，《故宮文物月刊》，302 期（2008.5），頁 90-99。近來張升亦有對《永樂大典》在海內外流傳、收藏的詳細考述，見《《永樂大典》流傳與集佚新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已出版的《永樂大典》計有中華書局本、世界書局本，見（明）解縉編，《永樂大典》（北京：中華書局，1956）；《景印永樂大典存本并前編附編》（臺北：世界書局，1962）；《永樂大典》（北京：中華書局，2012）。為行文方便，一律簡稱《大典》。

2 （明）胡文煥編，《新刻山海經圖》2 卷（北京：中國書店，2013，據萬曆二十一年（1593）格致叢書本影印）；（明）胡文煥編，《新刻羸蟲錄》4 卷，萬曆二十一年刊，日本尊經閣文庫藏，日本東北大學圖書館 <https://www.i-repository.net/il/meta/G0000398tuldc>（檢索日期：2024 年 5 月 16 日）。本文使用的胡本圖像，除奢比尸、獏二圖出自《新刻山海經圖》外，其餘皆出自《新刻羸蟲錄》，為行文方便，皆稱胡文煥本。

3 與蔣應鑄繪本相似者，尚有附於萬曆年間大業堂本《山海經釋義》的《圖像山海經》，與蔣應鑄繪本極為相似，或是仿自相同母本，或是仿蔣應鑄繪本重製，無法遽論。蔣應鑄繪本是由版刻名家劉素明刊刻，線條的表現細膩。（明）蔣應鑄繪《山海經》，參考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本，Library of Congress <https://www.loc.gov/item/2001530410/>（檢索日期：2024 年 5 月 16 日）

其他可見到《山海經》圖像的書籍還包括《異域圖志》⁴、《三才圖會》⁵以及晚明日用類書的〈諸夷門〉。⁶其中，《異域圖志》、〈諸夷門〉、胡文煥本、《三才圖會》的系統接近，殘卷中的 18 幅圖，也大都能在此《山海經》圖像的系譜中，找到相對應、甚至近似的圖像。本文將由此入手，進行《大典》與明清《山海經》圖的比較，探析《大典》與明清《山海經》圖本系統的異同。

唐宋類書開始普遍地徵引《山海經》，《藝文類聚》⁷、《初學記》⁸提供輯佚的功能，《太平御覽》⁹更是大量運用《山海經》的山川地理、鳥獸蟲魚、遠國異人資料。相關唐宋類書徵引《山海經》問題可參考筆者另外的論文，有更詳細的剖析。¹⁰《大典》與唐宋類書有大的殊異之處，即使已經現存有限，此書仍是現今首見保留《山海經》圖像的特殊抄寫本，文獻價值非一般可比。

作為類書的《大典》，在收入《山海經》圖像的同時，也蒐羅不少《山海經》經文以及其他典籍中相關的說法。《大典》對文獻材料的運用，乃先依《洪武正韻》的韻部分劃，在韻部的基礎上，又依類別纂輯，追蹤《大典》殘卷中的《山海經》，則可發現，在因類相從的編纂原則下，《山海經》的材料打破原有的卷次順序，在《大典》的類目下重組。此外，本文也關注《大典》引用的《山海經》條目，與唐宋類書之引用比勘，而南宋尤袤本、¹¹元代曹善抄本¹²也有極大差異，

4 (明)作者不詳，《異域圖志》，刊刻年代不詳，劍橋大學圖書館藏，見 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 <https://cudl.lib.cam.ac.uk/view/MS-FC-00246-00005/1> (檢索日期：2024 年 5 月 16 日)

5 (明)王圻、王思義，《三才圖會》，明萬曆三十七年刊本，國家圖書館藏，見國家圖書館古籍與文獻特藏資源 <https://rbook.ncl.edu.tw/NCLSearch/Search/SearchDetail?item=3963fac46fe54daaa56a6890dd6ccede8fDc0MTgx0&page=&whereString=&sourceWhereString=&SourceID=1&HasImage=> (檢索日期：2024 年 5 月 16 日)

6 本文使用的〈諸夷門〉資料，以《文林妙錦萬寶全書》為主。(明)劉子明，《文林妙錦萬寶全書》，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館藏，見 UTokyo Academic Archives Portal <https://da.dl.itc.u-tokyo.ac.jp/portal/en/assets/9533daf3-3e3e-2aa9-0287-6967cb4e0e61> (檢索日期：2024 年 5 月 16 日)

7 (唐)歐陽詢等編，《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據朱氏結一廬舊藏宋本影印)。

8 (唐)徐堅等編，《初學記》，收入《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宋元版漢籍選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據日本宮內廳藏南宋紹興本影印)，冊 72-73。

9 (宋)李昉等編，《太平御覽》(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據靜嘉堂藏北宋本、宮內廳藏蜀本等影印)。

10 鹿憶鹿，《〈山海經箋疏〉引唐代類書考》，《東吳中文學報》，41 期 (2021.11)，頁 67-101；〈《太平御覽》引《山海經》相關問題考述》，《東吳中文學報》，44 期 (2022.11)，頁 1-32。

11 (晉)郭璞注，《宋本山海經》(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7，據南宋尤袤池陽郡齋刻本影印)。

12 (晉)郭璞注，《山海經》，元曹善抄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見故宮典藏資料檢索 <https://digitalarchive.npm.gov.tw/Painting/Content?pid=417&Dept=P> (檢索日期：2024 年 5 月 16 日)。

《大典》所據版本為何？更是本文思考的重點。

二、《大典》與明清圖像同中有異

《永樂大典》為紅絲欄抄本，卷首第一行註明卷次，卷次下又記韻部，隔行註記大的類目（如「人」），正文開始則以大字表示大類目下的小類目，小類目下以小字書寫取材自各種典籍的文獻材料，並先以紅字標示作者與出處，再以黑字抄寫文獻，並有硃筆斷句（圖1）。

相對來說，有圖有文的《山海經》有較不同的呈現方式，卷910收入了不少「尸」的資料，與《山海經》相關者，如據北之尸、奢北之尸、¹³貳負尸、窳窳尸等四則，只有前兩則「尸」帶有圖像。

卷910的版面，是以上圖下文的方式呈現。以據北尸為例，版面被切分為上下兩欄，上有黑字寫明名稱，紅字寫明出處，繪有奢北尸圖，下欄則有說明文字，為註記文字出處。

卷3007「人部」的一目人，先以墨筆大字寫定小類目「一目人」，而後繪製一目人圖像，再續以小字的說明。不同於前文提到的，以硃筆表示徵引的書目及作者，卷3007對《山海經》的徵引，都以墨筆表示。

無論《大典》如何編排《山海經》的內容，都兼及圖與文，分上下欄時，圖像居上欄；分左右時，圖像在右，《山海經》的圖像似乎比文字更引人注目。值得注意的是，這樣文圖結合的形式，無論是上下欄或者右圖左文，都可以在晚明其他的《山海經》圖本系統中見到。上圖下文，日用類書〈諸夷門〉的格局也如此（圖3），右圖左文，則與《新刻羸蟲錄》相類（圖2）。

仔細觀察形式，晚明大部分的《山海經》圖本與《大典》的安排可相呼應；就《山海經》圖本的構圖而言，其他的《山海經》圖也大都與《大典》相似。本

從曹善本的避諱情況，可推知曹善抄寫的底本，殆來自南宋以前，並且經、注、圖贊合一，內容常可與唐代類書相證，所據似與目前所見南宋尤袤池陽郡齋《山海經》版本出入極大。本文引用的《山海經》經文、郭璞注，若無特別註明，皆以曹本為主，後不贅述。

13 今查尤袤本、曹善本及明清諸本《山海經》皆作「據比之尸」、「奢比之尸」，《永樂大典》或是所據之本不同、或是抄寫有誤，晚明日用類書則作「奢尸」。

文以《大典》與《異域圖志》圖像的比對為主，但由於《異域圖志》的性質為異域知識的圖文書，內容以形貌特異的遠國異人為主，罕有動物、神靈，無法全然與《大典》的 18 圖相對應，因而《異域圖志》闕如處，以《三才圖會》的圖像補入，兼採胡文煥本或日用類書〈諸夷門〉的圖像。儘管《異域圖志》、胡文煥本、《三才圖會》、日用類書〈諸夷門〉的出版時間有先後、製作有精粗，然諸本間的《山海經》圖本，就構圖而言，確實屬於相似的系統，尤其以《三才圖會》的圖像與胡文煥本的圖像最為相似。

（一）關於奢比尸、據北尸的圖文問題

〈海外東經〉記奢比之尸：「獸身，人面大耳，珥兩青蛇」。〈大荒東經〉也記：「有神，人面大耳，獸身，珥兩青蛇，名曰奢比尸」。《大典》卷 910：「奢北之尸神名在大人國北，獸身，人面大耳，珥音餌兩青蛇似蛇貫耳」。¹⁴《大典》將「奢比尸」引作「奢北」，此不見於早先的《山海經》抄本、刻本，亦不見類書如此徵引。考之晚明與《山海經》有關的出版物，《三才圖會》、胡文煥本作「奢北之尸」，他如《三才萬用正宗·諸夷門》或作「奢比之尸」，或作「奢北之尸」，以「奢比」作「奢北」的現象，似是「比」、「北」形近不分所致。《異域圖志》記「君子國在奢比之北」，「比」、「北」二字區別清楚。（圖 2、3）

《大典》奢北尸的圖樣與《三才圖會》不同，《圖會》本的奢比尸蓬髮、獸身、一尾，耳間戴以為飾的兩條蛇昂首吐信；《大典》的奢北尸長頸，頭髮則是貼合頭頂，宛若一頂帽子，明顯呈現獨特的黑色塊狀造型，尾巴分為五股，耳際的蛇不甚明顯，身後似有火焰。《三才圖會》的圖本與同時代胡文煥本非常接近，清代吳任臣（1628-1689）《山海經廣注》的圖像也與之相類，此一系統在明清兩代非常有影響力，但《大典》的圖像獨樹一格。沿襲此一系統的，還有晚明日用類書的〈諸夷門〉。以奢比尸的圖像言，〈諸夷門〉的奢比尸長頸、尾巴皆作多股，耳間的蛇僅是略粗的黑色線條，特別是《文林妙錦》、《五車拔錦》的奢比尸身後，也有類似火焰的圖像。晚明日用類書的「奢尸」圖像，似與《大典》同一系統，都有明顯的多尾刻劃。

14（明）解縉編，《永樂大典》，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藏，卷 910，頁 9b，見京都大学貴重資料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 <https://rmda.kulib.kyoto-u.ac.jp/item/rb00013610#?c=0&m=0&s=0&cv=0&r=0&xywh=6202%2C-228%2C18546%2C4551>（檢索日期：2024 年 5 月 16 日）

〈海內北經〉：「據比之尸，其為人折頸被髮，無一手」。《大典》卷 910：「海內崑崙墟北有據北之尸，其人折頸披髮，一手」。¹⁵《大典》與《山海經》的內文大致不差，被與披二字相通，但《大典》仍將「比」寫作「北」，並補充了據比之尸所在的位置：〈海內北經〉的「無一手」，《大典》記作「一手」，是一項特徵的兩種不同記錄角度。

據比尸是《大典》18 種《山海經》圖像中較為特殊的，從構圖看來，與《異域圖志》、《三才圖會》等大致屬於相似的系統，然而，這個系統的圖本，不曾有據比尸圖，據比尸圖僅見於蔣應鑄繪本系統。《大典》、蔣本都著力於表現據比尸的披髮、折頸，但二者在細節上有不少差異，蔣本的據比尸上身直到脖頸處皆直立，頭顱完全後折，半舉前臂，著豹皮裙，一腳踩地、一腳腳尖點地。《大典》本「據北」尸上身的頸部前傾，頭顱如橫向安於頸部之上，著及膝短褲，右臂半舉前伸，右下肢也往前，綁有布條。《大典》中的據比尸圖像雙腳不一，只有後腳有一綁腿，極為特殊，顯示寫本的殊異性。從姿勢、裝扮而言，二者同中有異，不知是各有所本，又或有各自仿改相似的母本（圖 4）。

（二）《大典》中特殊的獏獸圖

《永樂大典》卷 22180 中有注明引自《山海經》的「獏獸」：「南方山谷中有獸名曰獏，象鼻犀目，牛尾虎足。人寢其皮辟溫，圖其形避邪。舐食銅鐵，不食他物」。獏獸不見於目前所見的《山海經》版本，反觀郭注〈中次九經〉云：「邛來山，今在漢嘉嚴道縣南，中江所出，山有九折坂，出獏，獏似熊而黑白駁，食銅鐵」。¹⁶其實，往前追溯，唐宋文人的詩文筆記中，也有《山海經》中獏獸的記載。唐代白居易（772-846）有〈獏屏贊并序〉：

獏者，象鼻犀目，牛尾虎足，生於南方山谷中。寢其皮辟溫，圖其形辟邪。予舊病頭風，每寢息，常以小屏衛其首。適遇畫工，偶令寫之。按《山海經》，此獸食鐵與銅，不食他物。因有所惑，遂為贊曰：邛哉其獸，生於南國。其名曰獏，非鐵不食。……¹⁷

15（明）解縉編，《永樂大典》，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藏，卷 910，頁 9b，見京都大學貴重資料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 https://rmda.kulib.kyoto-u.ac.jp/item/rb00013610/#?c=0&m=0&s=0&cv=0&r=0&x_ywh=-6202%2C-228%2C18546%2C4551（檢索日期：2024 年 5 月 16 日）

16（晉）郭璞注，《山海經》，頁 139。

17（唐）白居易，〈獏屏贊〉，《白氏長慶集》，明正德 8 年（1513）錫山華氏蘭雪堂銅活字本，

白居易的〈獬廌贊并序〉指出獬廌的形貌、習性、活動範圍、特殊效能，據白居易聽聞的偏方，繪製獬廌的圖像可以避邪，白居易因令人繪製獬廌的圖像於一小屏，入睡時用以屏障頭部，以療頭風。〈獬廌贊并序〉還引用了《山海經》，進一步解釋獬廌獸但食銅鐵，不食他物的習性。

宋黃伯思（1079-1118）提及曾見過《山海經圖》中的獬廌獸。在《東觀餘論》卷下〈跋滕子濟所藏獬廌圖後〉，又提白居易的獬廌圖小屏風一事。¹⁸ 黃伯思的《山海經圖》已無由得見，但引用的《山海經圖》內容，與《大典》卷 22180 所引內容雷同。

由白居易〈獬廌贊并序〉及黃伯思的引用，可見相關的說法，在唐宋之際便已流傳。我們注意到，〈獬廌贊并序〉中獬廌獸處南方山谷、寢其皮能辟邪等說法，與《山海經》「此獸食鐵與銅，不食他物」的說法是分開的，白居易並未詳細交待《山海經》之說是來自正文或郭璞注，到了宋代黃伯思轉述白居易與獬廌事之際，獬廌獸形狀的說明、以及習性已然合而為一。《山海經》有獬廌獸這樣的理解似乎從白居易就固定下來，而《大典》也肯定獬廌獸來自《山海經》無疑。

《大典》的繪者似乎更著意於表現獬廌獸兇猛的情狀，圖本中的獬廌獸身軀前傾、象鼻內捲、背上有鰭、腦後有類似獅子的鬃毛，從象鼻、頭頸、背鰭的構圖，隱隱形成一道弧線，尾部沿著背鰭的線條向後延伸，並且呈現一個倒反的鈍弧形微往上勾，眼睛瞪視、與畫面平行，眼光的焦點似乎更在觀畫者身上。晚明日用類書如《文林妙錦》其中的獬廌獸圖，也大抵是《大典》的系統，著意在獅首的鬃毛與全身的黑圈，象鼻一樣是內捲，只不過眼神較為溫和，而且是以坐姿呈現，無猛獸的樣子。獬廌獸圖也出現在日本江戶時代的《怪奇鳥獸圖卷》中，同樣的也有鬃毛獅首、象鼻內捲、獸身圓圈，然整體呈現羸弱姿態，猶如病貓。深入比較後，似乎也能看到《大典》獬廌獸圖像的系統流傳普遍（圖 5、6）。

無論《大典》、《文林妙錦》或日本的《怪奇鳥獸圖卷》，獬廌獸頭後的鬃毛都十分明顯，並且，這些圖像細節並不見於《山海經》的經注。胡文煥的《新刻山海

國家圖書館藏，卷 39，頁 1b-2a，見國家圖書館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 <https://rbook.ncl.edu.tw/NCLSearch/Search/SearchDetail?item=fd565e13449c499f9e8d5be2acdf1277fdQyODg10&page=&whereString=&sourceWhereString=&SourceID=1&HasImage=>（檢索日期：2024 年 5 月 16 日）

18（宋）黃伯思，《東觀餘論》，《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冊 850，頁 375。

經圖》、王圻的《三才圖會》皆運用十分類似的獬豸圖像，這系列圖像中的獬豸明顯與《大典》不同，既無鬚毛、尾巴前捲於後腳旁、象鼻上揚。與胡文煥、王圻圖本類似的獬豸圖像，還見於清代的《古今圖書集成》，以及以《集成·禽蟲典》為底本的《獸譜》。

《古今圖書集成·禽蟲典》卷 67 專闢「獬部」，先有獬圖，後引《爾雅·釋獸》、桓譚《新論》、《酉陽雜俎》、《埤雅》、《爾雅翼》、《獸經》、《本草綱目》等書的獬資料¹⁹，蒐羅全面。《爾雅》郭璞注有獬外型的說法：「似熊，小頭卑腳，黑白駁，能食銅鐵及竹骨。骨節強直，中實少髓，皮辟濕；或曰豹白色者名獬」。²⁰《埤雅》有獬的習性與功效記載：「獬獸似熊，象鼻、犀目、獅首、豺髮，小頭卑腳，黑白駁，能舐食銅鐵及竹」。²¹或許因今本的《山海經》無獬記載，《集成》對獬的討論未引用《山海經》。但《集成》中的獬圖與明代胡文煥、王圻的圖像似是系統相近（圖 7）。相關討論可參考筆者另一小文。²²相較之下，《大典》的獬更顯猛獸的威風，合乎食銅鐵的習性。

乾隆年間的《獸譜》一書也有獬的蹤跡。《獸譜》諸獸的圖文材料，大多取材自《古今圖書集成》，其中的獬圖，就是繪師承繼《集成》圖本，又藉西洋繪法另行進行的創造。《獸譜》對獬的說明，綜合各家說法：

獬，或作𧢲，一名白豹，生黔蜀山中。似熊而小，象鼻、犀目、獅首、牛尾、虎足，文黑白駁。骨節中實少髓，故強有力。唐時畫諸屏為其辟邪也。劉向《新論》謂「走獬美鐵，嗜好不同」。或云：「其糞為刀能切玉，殆猶昆吾獸，膽之可以鑄劍耶」。²³

文中提到獬有「獅首」，應當是採用《禽蟲典》「獬部」中引用的《埤雅》的說

19（清）陳夢雷等編，《古今圖書集成·禽蟲典》（臺北：鼎文書局，1977），冊 520，頁 36。

20（晉）郭璞注，《爾雅》，元刊本，國家圖書館藏，卷下，頁 25b，見國家圖書館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 <https://rbook.ncl.edu.tw/NCLSearch/Search/SearchDetail?item=12eff2afddb84ed398f2508be9b340bcfDQwNjc00&page=&whereString=&sourceWhereString=&SourceID=1&HasImage=>（檢索日期：2024 年 5 月 16 日）

21（宋）陸佃，《埤雅》，明刊本，國家圖書館藏，卷 4，頁 11a，見國家圖書館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 <https://rbook.ncl.edu.tw/NCLSearch/Search/SearchDetail?item=62caec0cb24f4977ba111d17fd4de87ffDQwNjk20&page=&whereString=&sourceWhereString=&SourceID=1&HasImage=>（檢索日期：2024 年 5 月 16 日）

22 鹿憶鹿，〈《山海經》的異獸進宮——從《古今圖書集成·禽蟲典》到《獸譜》〉，《淡江中文學報》，49 期（2023.12），頁 201-241。

23（清）余省、張為邦繪，袁杰主編，張聖潔點校，《清宮獸譜》（北京：故宮出版社，2014），頁 52-53。

法。《獸譜》引桓譚《新論》將作者誤為劉向。

不論從眼神焦點、身體的姿勢、獸尾的表現，《三才圖會》、《禽蟲典》的獬豸圖像明顯系統一致，都是收起左前肢，昂首向上的情態，獬豸的眼神隨著象鼻的鼻尖往上，尾巴則捲向身體的右側，整體而言，此系統的獬豸構圖自象鼻至頭頸處、身軀到尾部形成了好幾道轉折，線條柔和。《禽蟲典》獬豸昂首向上的姿態，到了《獸譜》加上背景襯托，顯示出特殊的意態。《獸譜》的圖本中，獬豸處在空山之中，兩側分別有較低矮的灌木、左側有兩株枝桠交錯、綠葉稀疏的高樹，後景有遠山及天上的冷月，在廣漠的蒼穹下，凸顯不出獬豸兇猛的特質，彷彿正在望月長嘯²⁴（圖7）。

回溯《埤雅》的記載，《大典》獬豸圖中頸後的鬃毛，似是對《埤雅》提到「獅首」形象的呼應，獅子般的鬃毛似乎正是其猛惡性格的表徵。可以注意到的是，《大典》中遠國異人的頭髮，大多以墨黑色填滿、形成色塊的表現方式表現，這或許受到金陵版畫風格的影響（詳後文），但獬豸的鬃毛則以細密的線條加以描繪，若與整個《大典》的獬豸構圖對觀，採用線條而非墨色填塗的繪製手法，凸顯鬃毛粗糙的質感與張揚的狀態，更能夠呼應《大典》對於「獬」為猛獸的塑造。同時，《大典》繪製者還強調獬豸身上的圓形斑點，並且在部分斑點上，有填塗黑色的情形。

唐宋或明清的資料與《大典》的獬豸圖文，似都肯定獬豸原在《山海經》的經注中。遺憾的是，兩萬多卷的《大典》，現存的部分只剩區區八百卷，在鳥獸圖像部分只見到一個未見於今本《山海經》的獬豸。缺失的部分太多，否則應該更能對《山海經》中的異鳥異獸異魚圖像做更好的輯佚、校勘。

三、《大典》中的遠國異人圖像

《永樂大典》殘卷中的《山海經》圖像，以「人部」最多，大多來自《山海經》的遠國異人。

24 《獸譜》中表現異獸仰頭向天的圖像不少，但仰頭對空中月者，僅有第一冊的獬豸圖以及兩幅犀圖。《禽蟲典》的獬豸沒有背景。而犀圖則被繪製成仰頭望一彎新月的樣態，《獸譜》的繪製者同樣繼承這樣的構圖模式，或許參照了犀的構圖來塑造獬豸與環境互動的形象。犀圖見《禽蟲典》，收入（清）陳夢雷等編纂，《古今圖書集成》（臺北：鼎文書局，1977），冊520，卷68，頁41b；（清）余省、張為邦繪，《清宮獸譜》，頁62-63。

前文提到《異域圖志》、《新刻羸蟲錄》等書之間圖像系統的雷同。其實，不僅是圖像系統，《異域圖志》、《新刻羸蟲錄》、《三才圖會》等書的文字說明，也大同小異，而《大典》對遠國異人的記述，圖文並陳，圖像與晚明的這些書同中有異。

與晚明諸書的情況不同，《大典》的圖與文似非一體，而是兩種系統并行。圖像採《山海經》、異域圖文書的系統，文本則兼採《山海經》經文、郭璞注及其他類書、筆記、小說之說，內容與前述諸書無涉。當然，由於成書早，又出自官方系統，似也無法排除《大典》的編纂者見到獨特的《山海經》圖本。

《大典》混合了韻書與類書的體例，以「人部」遠國異人的例子來說，《大典》先依形貌特徵、名稱分類，接續列出圖像，再將《山海經》中與此類別相符合者按經文順序列於圖像之後，有時也引用郭注、《圖讚》，甚至有編寫者的說明。經、注、讚或相混雜，或以大字小字區分。

《大典》卷 3007 的第一類為「氐人」，《大典》引《山海經》云：

氐人國在建木西，其人面魚身無足，自胸已上似人，已下似魚也。《圖讚》：「炎帝之苗，寔生氐人。死則復蘇，厥身為鱗。雲雨是託，游乎天津」。羅泌《路史後紀》：「呂八權之妻何女緣，婦胤三年生三子，曰父、曰鼓、曰延，延始為使。父戕後出臣堯，鼓允頭而胤軀，與延同事是始樂風，為編鍾，生靈恕，靈恕生氐人」。注：〈山經〉云，氐人能上下于天。氐，羌也，記傳多作「互」，草書之繆。

從「氐人國在建木西」起至「已下似魚」出自〈海內南經〉，經文作「氐人國在建木西，其為人，人面而魚身，無足」。隨後又引《圖讚》、羅泌《路史後紀》。氐人《圖讚》，元代曹善抄本作「炎帝之苗，實生互人。死則復蘇，厥半為鱗。雲雨是託，浮游天津」。萬曆年間的胡震亨本《圖讚》作「炎帝之苗，實生氐人。死則復蘇，厥身為鱗。雲雨是託，浮游天津」。²⁵二者都與《大典》略有差異，《大典》所引與正統道藏本之《圖讚》相同，只不過將「雲雨」訛為「雲南」。現在所見宋刊尤袤本《山海經》並無《圖讚》，保留《圖讚》最完整的為曹善抄本，共有 303 首，筆者對此有另外的討論可以參考。²⁶郭璞有《圖讚》，意謂原來《山海經》

25 (晉)郭璞著，(明)胡震亨輯，《山海經圖讚》，收入《歷代山海經文獻集成》(成都：巴蜀書社，2019，據明刊本《秘冊匯函》影印)，輯1冊14，頁256。

26 鹿憶鹿，《〈山海經〉的再發現——曹善抄本文獻價值考述》，收入氏著，《曹善手抄〈山海

有圖，因而郭璞乃依圖而作《讚》，陶淵明也有「流觀《山海圖》」的詩句，但這些《山海經圖》都沒有流傳下來。正如前文所述，目前能夠見到的《山海經圖》、或者帶有《山海經》圖像的刊本，幾乎都出版於明中葉以後，《永樂大典》中的 18 幅圖完成於永樂年間，是其中最早的。

《永樂大典》以降的諸多圖本多有相似之處，但卻沒有相關文獻記述其來源。比對郭璞 303 首《圖讚》與《大典》以及構圖與《大典》近似的《山海經》圖像（如胡文煥本、《三才圖會》本等書），可以發現郭璞《圖讚》吟詠的草木鳥獸，時常超出明清《山海經》圖本者，特別是郭璞《讚》中時有述及《山海經》中的異草木，如迷穀、帝休、建木等等，與《大典》《山海經》圖像類似的圖本系統中，全然沒有關於植物的圖像，明清以來流傳的、與《永樂大典》本類似的《山海經》圖像系統，顯然與郭璞所見有不小的差距。

《大典》中人面魚身的氐人圖像，頭部的方向往右，《異域圖志》往左，剛好相反，《三才圖會》、胡文煥本與《異域圖志》類似，但日用類書《文林妙錦》與《大典》的氐人圖像又似是同一系統（圖 8）。

互人即氐人，《大典》編纂者加註云「氐，羌也，記傳多作互，草書之謬」。氐與互字相通，元代曹善《山海經》抄本皆作「互」字。值得注意的是，「氐人能上下於天」出自〈荒經〉而非〈山經〉。〈大荒西經〉是作「互人國」，經云「有互人之國。炎帝之孫，名曰靈恕，靈恕生互人，是能上下于天」。《大典》特意說明「氐」與「互」之誤，應是對〈大荒西經〉「互人」而提出的說解。

〈海外西經〉：「三身國在夏后開北，一首而三身」。《大典》引《山海經》：「三身國在夏后啟之北，其人一首三身」。夏后開即夏后啓，應是漢人避漢景帝諱的遺留，尤表本也作夏后開。《永樂大典》的圖像與明代其他圖本明顯不同，尤其在髮型上，《大典》的三身人與前述的氐人皆為習見的中禿的火焰頭（圖 9）。

〈海外北經〉云：「無臂之國在長股東，為人無臂」。郭注：「臂，腸也。其人穴居，食土，無男女，死即埋之，不朽，死一百二十歲乃復生也」。《大典》引《山海經》：「無臂國在北海外，為人無臂。臂即腸也。其人穴居，男女死即埋之，其心不朽，死經二千歲乃復生也。〈海外北經〉無腸國，其為人長而無腸。為人長大，

腹內無腸，所食之物直通過」（圖 10）。〈海外北經〉的「無腸國」何以出現在「無臂人」的類目之中？似與郭注將「臂」解為「腸」有關，因而將無腸國的條目列於無臂人之後。

無腸人，曹善本及明代諸多異域圖本皆作「無腹」，《山海經》中一共出現兩次，一在〈海外北經〉，即《大典》所引，另一次則見〈大荒北經〉，經云「無腸之國，是任姓，無繼子，食魚」。

《大典》所引《山海經》無臂國，其中經注相混，而郭注的「無男女」被抄為「男女」，意義盡失。無男女性別應是無臂人的特徵，因此才会有〈大荒北經〉無繼子、無繼民相通的情形，無男女故無嗣。

或由於無臂或無腸的形象不易表現，《大典》的無臂人形象並無特異之處，且與《異域圖志》十分類似。值得注意的是，《大典》無臂人的頭頂心有一形似帽冠的黑塊，此為其他圖本所無，也是十餘幅《大典》遠國異人圖像中僅見。

〈海外北經〉：「柔利國在一目東，為人一手一足反，膝曲上。一云留利之國，人足反，折」。²⁷《大典》引《山海經》曰：「柔利國在一目國東，其人一手反，膝曲，足居上，一手一足。一云柔利之國，人足反，折。又深目國，為人舉一手」。圖中特別著重「反膝」的特徵，故稱「反膝人」。晚明的圖像中，少見有反膝的情況（圖 11）。

〈海外北經〉：「一目國在其東，其為人一目中其面而居。一曰有手足」。《大典》引《山海經》：「一目國在北海外，其人一目當其面，手足皆具。又，深目國，其為人一目」。《大典》中一目人也是中禿，兩側髮絲上豎的髮型，與《大典》泰半的遠國異人造型相類，而晚明的圖則以披髮為主；此外，值得注意的還有諸本對於「一目」形象的表現，諸多圖本的一目，都為橫目（圖 12）。

〈海外西經〉：「一臂國在其北，一臂一目一鼻孔。有黃馬，虎文，一目一手」。而奇肱國「為人一臂」，²⁸有陰有陽。乘文馬，有鳥兩頭，赤黃色，在其旁」。《大典》引文則將二者合併：「一臂國在西海外之一，其人一目一鼻一孔，一臂一腳。〈海外西經〉奇肱之國，其人一臂三目，有陰有陽，乘文馬。陰在上，陽在下」。

27 尤袤本作「柔利國在一目東，為人一手一足反，膝曲，足居上。一云留利之國，人足反折」。

28 尤袤本作「一臂三目」。

《大典》所引與《山海經》有些出入，內容上又接近郭注《爾雅》的半體比肩民：「各有一目一鼻孔，一臂一腳」。²⁹〈海外西經〉一臂國、奇肱國非是一種，奇肱或為「奇股」之誤，一臂與一股應是相互對應的想像；這點從奇肱國的圖像也可以見出，不論《異域圖志》、〈諸夷門〉的奇肱國圖，都是兩個人坐在車上，車上的人似乎都有雙手；《大典》的圖像，一臂人則僅有一臂、一足。《大典》的編纂者，似乎無意於這類問題的辯證，僅依經文的記述將「奇肱」的條目也編入「一臂人」的門類之下（圖 13）。

就圖像而言，《大典》一臂人的圖像全身光裸、一臂一足，以及髮型，都更接近於前引的「反膝人」，或《異域圖志》、〈諸夷門〉中的柔利人。

〈海外北經〉：「無復（腹）之國在深目東，其為人長，無復（腹）」。《大典》引《山海經》：「無腹國在深目國東，其人無腹」（圖 14）。對照尤本及明清諸本皆作「無腸」，《太平御覽》卷 790 引此亦作「無腸之國」，與曹善本、《永樂大典》所引有異，但多種異域圖文書皆作「無腹國」，如元代周致中《異域志》中有無腹國，未見無腸國；明代《異域圖志》、王圻《三才圖會》、胡文煥本、日用類書〈諸夷門〉等也都只有「無腹國」。《大典》與曹善不謀而合。作「無腹國」似比「無腸國」更合理，無腸國難以圖像表現，因而在晚明各種圖像上的表現，都著重於肚腹縮減的形象。

〈海外西經〉：「長股之國在雒常北，被髮。一曰長腳」。《大典》引文：「長腳人常負長臂人入海捕魚。今撓嬌同人蓋象此也。〈海外西經〉長股之國，一曰長腳」。《大典》所謂的撓人，似乎像民間的踩高蹺表演。〈海外西經〉的長腳、長股人有一個被髮的特徵，《大典》的圖像凸顯這一點，是現存圖像唯一披頭散髮的，似乎是為了與〈海外西經〉「被髮」的說法相呼應。而其他版本則都與《異域圖志》同一系統，在光頭的兩側各一大撮毛髮堅挺聳立（圖 15）。

〈海外南經〉：「長臂國在其東，捕魚水中，兩手各操一魚」。《大典》引《山海經》：

長臂國在海內東，捕魚水牙，其手各操一魚。舊說云，其人垂手至地。黃

29（晉）郭璞注，《爾雅》，元刊本，國家圖書館藏，卷下，頁 19b，見國家圖書館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 <https://rbook.ncl.edu.tw/NCLSearch/Search/SearchDetail?item=12eff2afddb84ed398f2508be9b340bcfDQwNjc00&page=&whereString=&sourceWhereString=&SourceID=1&HasImage=>（檢索日期：2024 年 5 月 16 日）

初中，玄菟音徒太守王頡音新討高歸王，窮追之，過沃沮國，盡其東界，臨大海，近日出之處。問其耆老，耆老曰：「曾在海中得布褶衣，兩袖長三丈有餘」，即長臂之衣也。

不同於《異域圖志》中長腳人、長臂人皆作頂心光禿、兩側有髮豎起的髮式，《大典》的長腳人爲披髮的形象，長臂人的圖像則爲了表現其手臂之長，將雙足、身軀的比例縮小，甚至連頭部都若有似無的從衣襟露出。

《大典》在長臂人、長腳人的文字說明中，引用了郭注說法，長腳人、長臂人能互相合作在海中捕魚。從編排的順序看來，編纂者將分屬〈海外西經〉的長腳人與〈海外南經〉的長臂人合併，或是對郭注內容的呼應。此一長腳長臂通力合作捕魚的形象，或非《山海經》的原義，但卻在後世廣爲流傳，如繪製於江戶後期的《荒海障子圖樣》，³⁰表現的就是此一場景（圖 16）。

〈海外東經〉：「毛民國在其北，爲人身生毛」。《大典》的毛民國除了引《山海經》的經文注文，更用了《太平廣記》的內容詳細說明。

毛民國在玄服之北，臨海郡東二千里，居大海中洲島上，爲人短小，面體盡有毛，穴居，無衣服。晉永嘉四年曾獲此人。《太平廣記》：「八荒之中，有毛人焉，長七八尺，皆如人形，身及頭上皆有毛如獼猴，毛長尺餘，短氈氈上音生，下音管。見人則睞古陌反目，開口吐舌，上唇覆面，下唇覆胸。惠許記反食人，舌鼻牽引共戲，不與即去。名曰髯公，俗曰髯麗，一名髯狎。小人髯可畏也」。

睞，音映，頸飾也，《大典》引用有誤，應爲「睞」字之誤植。《集韻》云：「睞，閉目兒」。《廣記》中提到的「毛人」，與〈海內南經〉中的「梟陽國」、「贛巨人」相似，經云：「梟陽國在北朐之西，其爲人人面長唇，黑身有毛，反踵，見人笑亦笑，左手操管」。〈海內經〉贛巨人，經云：「南方有贛巨人，人面長臂，黑身有毛，反踵，見人笑亦笑，唇蔽其面，因即逃也」。不知《大典》何以未引用。

日用類書〈諸夷門〉皆未收毛民國的圖像，相較於《異域圖志》、胡文煥本的毛民圖著意表現毛民身上的長毛，《大典》的毛民人圖像則赤身裸體，毫無障蔽，

30 《荒海障子圖樣》，日本早稻田大學藏，見早稻田大學圖書館 https://archive.wul.waseda.ac.jp/kosho/wa03/wa03_03645/wa03_03645_0087/2024.05.16（檢索日期：2024年5月16日）

並且渾身稀疏短毛，只凸顯其兩鬢向上豎起、宛若火焰的髮型（圖 17）。

由前文所見，晚明有多種與《山海經》相關的圖本印行，除了胡文煥的《新刻山海經圖》以《山海經》為名以外，其餘如胡文煥的《新刻羸蟲錄》、《異域圖志》、《三才圖會》、諸多日用類書中的〈諸夷門〉，內容都應用了《山海經》的圖像。這些圖像彼此間雖然精粗有別、數目多寡有異，但構圖及引用文字的相似是顯而易見的。一直到清初吳任臣撰作《山海經廣注》時，收入了 144 幅號稱沿襲自北宋舒雅（約 932-1009）舊稿的五卷《山海經圖》，內容都與前述的這批圖像大同小異。

即便《新刻羸蟲錄》等書對《山海經》圖文資料的應用，一定程度上脫離《山海經》原書的脈絡，但從諸圖本間的相似來看，本文更傾向將之視為一個《山海經》圖的系統。馬昌儀很早就注意到這樣的相似性，指出圖本之間，或當有某種關聯，大部分關於明清《山海經》圖像的討論皆受其影響，將明清以來多種《山海經》圖像視為一種直線遞進的承襲。³¹ 只是這樣的推論並無明確佐證，嚴格來說，晚明大量出版物中雖然都運用非常相似的圖文資料，但是對於《山海經圖》流播情形的理解，似無法侷限在線性的承襲，反而更近似對某一種母本的模仿與挪用。

四、《大典》中獨特的黑色塊狀造型

《永樂大典》中的「人部」引用了 15 幅《山海經》圖像，其中最特別的莫過於貫胷人的圖像，主要在說明其人胸部有孔竅。〈海外南經〉：「貫胷國在其東，其為人胷有竅」。郭注：「《尸子》曰：『四夷之民有貫胷者、深目者、長肱者，黃帝之德昌致之』。《異物志》云：『穿胷之國，去其衣則然者。蓋以放此貫胷人也』。」《大典》「人部」有「穿胷人」條目，引《山海經》作：「貫胷國在盛國之東，其人胷有竅也。《尸子》曰：『西夷之民有貫胷者，深目、長股』。《異物志》曰：『穿胷人，去其衣，尊者令人卑，以明貫胷也』。」從《大典》與〈海外南經〉經文、注文的參照，可知《大典》的內容來源，僅擷取郭注引文的部分，經、注未以大小字區分，而內容有些與尤本、曹本《山海經》有異，如西夷、長

31 馬昌儀，〈明清《山海經圖》版本述略〉，《西北民族研究》，2005 年 3 期，頁 83-85。

股，似是四夷、長肱形近所致。

再者，《大典》引用的《異物志》，與郭注引用的內容有不少差異，郭注僅提到貫胸民胸口有孔竅，未提到胸口的孔竅與尊卑的關係。全本《異物志》已佚，但《太平御覽》卷 790 曾引用《異物志》關於穿胸人的說法：「穿胸人，其衣則縫布二幅，合兩頭，開中央，以頭貫穿，胸身不突穿」。與郭注不同，講述的似是穿胸人著衣的習慣。無論是郭注或《御覽》引《異物志》，皆未曾提到穿胸人尊卑與以木貫胸的事蹟，《大典》「去其衣，尊者令人卑，以明貫胷也」，語意不清。對照《異域圖志》、《文林妙錦》的說明，《大典》編纂者應參考了類似的文本。《異域圖志》云：「在盛海東，胸有竅。尊者去衣，令卑者以竹木貫胸擡之」。《文林妙錦》云：「其人胸有竅，尊者欲行，以棍穿胸，令卑者扛之」。³² 而《大典》「尊者令人卑」似有文字脫誤。

貫胷人的想像來源久遠，山東孝堂山的東漢石祠山牆銳頂部份畫像，便有類似貫胷人的圖像（圖 18）。³³ 石祠銳頂的錐形畫面，可區分為上、中、下三層：上層有蛇尾執規的女媧、兩個對坐的人，中層有兩組人，一組拄杖而行，另一組有六人，各為兩人扛舉一個木棍貫胸者，下層則有西王母、搗藥兔及伴隨西王母兩側的奉侍者等。

石祠的牆面上其實共有六個畫面，以上下分層的方式呈現。除了前述的銳頂畫面以外，更著意表現車馬出行、征戰、田獵、宴飲等人間場景，西王母、女媧等若干神人被安排於所有畫面最上端，表現的無疑是相對於人間各種受享樂趣之外的仙境場面。³⁴ 銳頂仙境畫面的中間，有兩組二人以長棍貫胷而過、肩挑一人向左而行的圖像，包括漢學家沙畹（Édouard Émmannuel Chavannes）、羅哲文、信立祥等人，都認為這表現的是《山海經》中的貫胷人。³⁵ 沙畹強調，貫胷人兩側拄

32（明）劉子明，《文林妙錦萬寶全書》，東京大學圖書館藏，卷 4，頁 20a，見 UTokyo Academic Archives Portal <https://da.dl.itc.u-tokyo.ac.jp/portal/en/assets/9533daf3-3e3e-2aa9-0287-6967cb4e0e61>（檢索日期：2024 年 5 月 16 日）

33 圖像轉引自巫鴻，柳揚、岑河譯，《武梁祠——中國古代畫像藝術的思想性》（北京：三聯書店，2006），頁 133。

34 中國畫像石全集編輯委員會、蔣英炬主編，《中國畫像石全集》（濟南：山東美術出版社，2000），第 1 卷，圖版說明，頁 14。

35 Édouard Chavannes, *Mission archéologique dans la Chine Septentrionale*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909), 79. 羅哲文，〈孝堂山郭氏墓石祠〉，《文物》，1961 年 4、5 期，頁 44-51；信立祥，《漢代畫像石綜合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頁 154。

著拐杖的老人，似是同樣出自《山海經》的不死民。不死民與貫胷人同時出現，在《山海經》中已見端倪，〈海外南經〉即記述不死民身處貫胷國東。在畫面的第二排，兩組貫胷人行跡的方向，明顯與身前、身後拄杖不死人的隊伍相反，而上層、下層兩側的人物、靈獸乃分由兩側向中心靠攏的設計不同，貫胷人、不死人行徑參差的畫面安排，恰巧在畫面的中心，二者行跡的逆反，在靜止的畫面上造成特殊的流動感，三人一組的貫胷人，宛若正在進行著仙境的遊歷。³⁶

《異域圖志》、《文林妙錦》都作穿胸國。圖像裡一共有三人，兩人以一木槓貫穿另一人胸上的孔竅，抬著行走；被抬著的人雙腳懸空。《大典》的貫胸人圖像頗具特色，圖像裡共有四人，兩人扛尊者、一人舉杖在前，宛若前導，扛人的木槓上，有一床褥，尊者安坐其上，不似《異域圖志》、《文林妙錦》般雙腳懸空。《異域圖志》、《文林妙錦》無論尊卑，穿胸人皆為披髮，《大典》貫胸人的髮式，則似因尊卑而有區別——扛著尊者的兩人與持杖前導者，都是頂心光禿、兩鬢頭髮豎起的髮式，而尊者雖也短髮，但並未特別凸顯禿頂和頭髮豎起的特徵，似也由髮型的差異分判尊卑之別。此外，觀覽《大典》的貫胸人圖，還能發現不論是扛尊者的槓子或是前導者手持的手杖，又或者是貫胸人的頭髮，都以濃重的黑色填塗，在畫面上形成一墨黑的色塊，而這樣的圖繪形式在 18 幅《大典》的遠國異人圖像中非常常見（圖 19）。

〈海外南經〉：「三首國在其東，一身三首。一曰在鑿齒東」。〈大荒西經〉：「有人，三面，是顓頊子，三面一臂，三面之人不死，是謂大荒之野」。《大典》引《山海經》經文注文：「三首國在鑿齒國東，一人三首。〈海內西經〉服常，其上有三頭人伺琅玕樹。莊周曰『有人三頭，遞臥遞起，以伺琅玕與玕琪子，謂此人也』。」（圖 20）。對照《山海經》的內容發現，《大典》將郭注中三頭人輪流守護琅玕樹的說法，也作《山海經》的正文引用。與《異域圖志》以線條表現三首人的髮絲不同，《大典》三首人的頭髮，乃以墨黑的色塊表現，和大部分《大典》中遠國異人的圖像有相似風格。

〈海外南經〉：「不死民在其東，其為人黑色，壽而不死。一曰在穿胷國東」。

36 關於孝堂山石祠畫像上的貫胷人討論，可參考巫鴻與鹿憶鹿的相關論文。（美）巫鴻著，柳揚、岑河譯，《武梁祠——中國古代畫像藝術的思想性》（北京：三聯書店，2006），頁 133；鹿憶鹿，〈異形·異體——《山海經》中的一目、一足、貫胸神話〉，《異域 異人 異獸——《山海經》在明代》（臺北：秀威經典，2021），頁 128-143。

郭注：「有員丘，上有不死樹，食之乃壽，亦有泉，飲之即不老也」。《大典》引《山海經》不分經注：「不死人在穿胃國東，其人黑色，長壽不死。居圓丘，上有不死樹，食之乃壽，復有赤泉，飲之不老」。

《大典》、《異域圖志》、《三才圖會》的不死人圖像同中有異，三幅畫的元素基本相似，束髮戴冠、赤足的男子、岩石、不死樹，呼應《山海經》經文的描寫。《三才圖會》與《異域圖志》更相似，皆為男子兩手支持於岩石上，回頭望向後方，右腳在前，左腳收於右腳腳跟後，露出一部分腳掌。《大典》的不死人膚色全黑，同樣坐於岩石之上，但兩腳正放，頭臉面向前方。《大典》繪者可能受到南京版畫的影響，運用大面積的墨黑色塊著色，表現不死人的膚色、以及不死人身後的不死樹。相較於《異域圖志》、《三才圖會》的不死國圖像，《大典》恰如其份的表現了《山海經》對不死人的描述，是諸多《山海經》圖像中僅見，有特殊的意義（圖 21）。

〈海外東經〉：「君子國在其北，冠，帶劍，食獸，使二文虎在旁」。郭注：「其人好讓不爭」。³⁷ 君子國在奢比之北，《大典》引《山海經》：「君子國在奢北之尺比，其人衣冠帶劍，食獸。有二文虎，常在其旁。其人好讓不爭，亦使虎豹知廉讓」。在圖像的表現上，只有《大典》對照經文，《大典》抄錄時，明顯因形近將「尸北」訛作「尺北」，考諸其他版本，更無「尺比」之說。曹善本、《大典》引文的「文虎」，尤袤本作「大虎」，明代諸圖本也多作「大虎」。《大典》在描寫君子人時特別凸顯人物「帶劍」的情況，晚明以後的版本則只見「衣冠」、「二文虎」在旁的形象。此外，還可注意到，《大典》的繪製者以黑色填塗了衣袖的邊緣與衣衽，造成如鑲邊的效果；無論胡文煥本或《三才圖會》都忽略「帶劍」的情節，只見君子人身邊隨侍的二大虎（圖 22）。

〈海外東經〉：「黑齒國在其北，其為人黑，食稻，啖蛇，一赤一青，在其旁，一曰在豎亥北。為人黑手」。〈海內經〉：「黑人，虎首鳥足，兩手持蛇，方啗之」。《大典》引《山海經》：「南海內巴遂山有黑人，虎首，兩手持蛇，啖之。〈海外東經〉黑齒國，為人黑，食稻，啖蛇、使蛇，黑手」。《大典》中的文字，同時引用〈海內經〉的「黑人」與〈海外東經〉的「黑齒國」，這似乎造成圖像繪製者對於

37 尤袤本作「君子國在其北，衣冠，帶劍，食獸，使二大虎在旁，其人好讓不爭。」字句有異，曹本郭注「其人好讓不爭」，尤袤本及明清以後諸本均為正文。

「黑人」、「黑齒」兩種形容的混同。黑人強調「虎首啖蛇」，黑齒國除了聚焦在人黑與啖蛇，重點更在「黑手」。《大典》除了聚焦在身手的墨黑，兩手持蛇，也將黑人張開虎口即將啖蛇的一瞬間表現出來。建陽類書，如《文林妙錦》的黑人身體也是四肢俱黑，不但兩手持蛇，口中也叼食一蛇（圖 23）。

《大典》所引《山海經》的經文或圖像與現今所見同中有異，顯示摹寫者根據的版本或有不同來源，又或者是不同繪製者或製作者對經文、注文內容的理解不同所致，從不死人、君子人、黑人的例子看來，《大典》的繪製者顯然著力於呼應《山海經》文本的內容。

徐小蠻與王福康曾指出，《大典》完成於永樂帝遷都北京之前，因而其插圖風格，可能受到南京版刻風格的影響。³⁸ 王伯敏提到金陵版刻有「黑白對比、木趣刀味」的特色。³⁹ 黃馨平歸納前人對金陵版刻的研究成果，並以萬曆年間出版的富春堂《新鐫增補出像評林古今列女傳》、世德堂《新刊重訂出相附釋標註裴度香山還帶記》等為例，認為萬曆初期金陵版畫的風格強烈，常在畫面上留有黑塊的刻法處理，尤其衣領與衣袖幾乎都有黑色的塊面表現；金陵較具規模的書坊所出版的圖像，都能見到木刻的特色——人物比例刻意放大，佔畫面主要空間，生動活潑，研究者常用「豪放」來形容金陵版畫的特色。⁴⁰ 如果將《大典》中神人、異人的圖像與現存的萬曆金陵版刻相比，還能見到《大典》圖繪特色與金陵版畫風格之間有相似之處。

顯而易見的，《大典》的不死人、君子人、黑人之圖像，都出現了黑色塊狀的畫面，不死人的臉面、四肢，以及其背後樹木上茂密的樹葉都是飽滿的黑色色塊，《異域圖志》、《三才圖會》的不死民圖像並無這樣的情況，即使三者的文字說明都提到不死人「色黑」。《大典》的君子人圖像，其人衣袖衣領、二虎身上的條紋，也以黑色填塗，這樣的細節，同樣也是胡文煥本或者《三才圖會》所沒有的。《大典》的黑人上半身完全墨黑，《三才圖會》、胡文煥本的黑人圖像則無此特徵，反而是建陽日用類書《文林妙錦》的黑人乃一虎首而通體烏黑，與《大典》

38 徐小蠻、王福康編著，《中華圖像文化史·插圖卷》（下）（北京：中國攝影出版社，2016），頁 799、804。

39 王伯敏，《中國版畫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頁 81-82。

40 黃馨平，〈二十回本《三遂平妖傳》版畫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9），頁 65。

的風格近似。此外，尚有諸多遠國異人的頭髮，除了長臂人與氐人以外，遠國異人的髮型大都為相似的頂心光禿、兩側毛髮豎起的樣式，而豎起的毛髮，也幾乎都呈現為墨黑的色塊，與其他明代圖本以細密的線條強調髮絲的表現方式迥異。

日用類書〈諸夷門〉圖像的黑塊，在呼應《山海經》經文的同時，也顯示出版刻的特色，而這可能是胡文煥或《三才圖會》等圖本的製作者想要避免的。從畫面的比對可看出，胡文煥、《三才圖會》的刻工儘可能的還原圖本的繪畫感，刻工落刀的線條柔和而俐落。屬於繪本的《大典》，卻在畫面上多處呈現具有版刻風格的「黑色塊狀」，可能是對版刻特色的模擬，另有一種特殊的韻致。

五、異人的頭髮

《永樂大典》中人物圖像的頭部比較大，似乎與此書在南京編修、受金陵版刻的影響有關。⁴¹《大典》殘卷的 18 幅《山海經》圖像，一共有 17 幅人像。除三首人、長臂人、長腳人，以及君子人、不死人以外，大部分遠國異人圖像的髮型，展現某部分的一致性：頭頂光禿，只在兩側各有一大撮毛髮豎立的樣式，如三身人、毛民人、一目人、一臂人與穿胸人等等；長腳人與奢比尸、據比尸相似，都是披髮的髮式，即頭髮散落腦後，未有冠帽；長臂人圖像則並未繪出頭顱；君子人戴冠，不死人則戴頭巾。

頭頂光禿，兩側有毛髮豎起的髮型，在中世諸多與佛經有關的繪卷中便已出現。以敦煌《觀音變圖卷》⁴²為例，配合經文表現羅刹、夜叉經文的圖像中，羅刹若非蓬頭，則是頭頂光禿，兩側有髮的髮式（圖 24）。⁴³

「羅刹（Rākṣasa）」梵文原意指「暴虐、可畏」，是印度史詩及經典中侵擾人類的魔魅；⁴⁴「夜叉（yakṣa）」梵文原意則指「包含閃現之光亮，一般不可見之物令

41 徐小蠻、王福康編著，《中華圖像文化史·插圖卷》（下），頁 804。

42 《觀音變圖卷》，法國國家圖書館藏，編號 P-2010，見 BNF Archives et manuscrits <https://archivesetmanuscrits.bnf.fr/ark:/12148/cc1186353>（檢索日期：2024 年 5 月 16 日）

43 相關的研究尚可見王芳，〈敦煌唐五代曠野夜叉圖像小議〉，《敦煌研究》，2016 年 6 期，頁 58-70；翁劍青，〈佛教藝術東傳中若干題材的圖像學研究〉，《雕塑》，2011 年 1 期，頁 40-47；李翎，〈水陸畫中的鬼子母圖像〉，《吐魯番學研究》，2017 年 2 期，頁 82-99。

44 司聃，〈釋典中羅刹國對僧伽羅創世神話的影響〉，《青海社會科學》，2015 年 6 期，頁 164-171。

人驚嘆或震懾的示現，以及當受敬奉的神秘力量」。⁴⁵ 夜叉原屬於印度前亞利安人時代的原始信仰，後為亞利安文明吸納，在亞利安人的經典、佛典中展現出多層次的樣貌。⁴⁶ 劉瓊云以為，佛教傳入中國後「夜叉」的概念也跟著進入中土，又漸漸形成脫胎自印度，同時吸納中土元素、屬於中土的夜叉敘事傳統。⁴⁷

關於羅刹、夜叉形象在中土的受容，可約略歸納為文本、圖像兩種相互交織影響的面向。文本方面，漢譯的佛典中，本就有關於夜叉、羅刹形貌的經文，如《大吉義神呪經》卷三：

有諸夜叉羅刹鬼等作種種形。師子象虎鹿馬牛驢駝羊等形。或作大頭其身瘦小。或作青形或時腹赤。一頭兩面或有三面或時四面。麤毛豎髮如師子毛……以此異形為世作畏。或持矛戟并三奇叉。或時捉劍或捉鐵椎或捉刀杖。揚聲大叫甚可怖懼。力能動地曠野鬼神如是之等百千種形。⁴⁸

《大吉義神呪經》提到夜叉、羅刹的髮型「麤毛豎髮如師子毛」，《太平廣記》收錄的相關敘事也同樣能見到相近的形容，如「赤髮蜎奮」、「火髮藍膚」、「赤髮蓬然」⁴⁹，皆可與前揭《觀音變圖卷》相呼應。

圖本方面，除了《觀音變圖卷》以外，觀覽唐宋以後的多種宗教圖像，還可發現「火髮 / 麤毛」常見於多種基於《十王經》內容製作、圖寫地獄樣態的《十王圖》。太史文有系列關於《十王經》⁵⁰ 以及插圖本《十王經》的研究，在〈中陰圖：敦煌出土插圖本《十王經》研究〉一文的圖像討論中，太史文引用了三種藏

45 劉瓊云，〈異類如何成為親人——從《聊齋誌異·夜叉國》出發的思考〉，《中國文哲研究集刊》，61 期（2022.9），頁 4，引述 Ram Nath Misra, *Yaksha Cult and Iconography* (New Delhi: Munshiram Manoharlal, 1981) 一書之說法。

46 劉瓊云，〈異類如何成為親人——從《聊齋誌異·夜叉國》出發的思考〉，《中國文哲研究集刊》，61 期（2022.9），頁 4-5。

47 劉瓊云歸結「夜叉」的形象同時具有鬼怪、異類 / 族、守護者等三大面向，是在不同時空脈絡中形成之形象疊合而成的結果。劉瓊云，〈異類如何成為親人——從《聊齋誌異·夜叉國》出發的思考〉，頁 14-23。

48 （魏）釋曇曜譯，《大吉義神呪經》，卷 3，CBETA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大正新脩大藏經》https://21dzk.l.u-tokyo.ac.jp/SAT/ddb-sat2.php?mode=detail&useid=1335_01.0574&nonum=&kaeri=（檢索日期：2023 年 5 月 23 日）

49 見房奕，〈從《太平廣記》看唐人的夜叉觀〉，《中國典籍與文化》，2007 年 2 期，頁 95-102；劉瓊云，〈異類如何成為親人——從《聊齋誌異·夜叉國》出發的思考〉，頁 14-23。

50 太史文（Stephen F. Teiser），張煜譯，《《十王經》與中國中世紀佛教冥界的形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太史文後又有關於幾種敦煌插圖本《十王經》的研究，見太史文，黨燕妮等譯，〈中陰圖：敦煌出土插圖本《十王經》研究〉，《西夏研究》，2014 年 4 期，頁 108-116。

於法國國家圖書館的插圖本《十王經》，分別為編號 P.2003、P.2870 的兩種有圖寫卷，以及編號 P.4523 的圖本殘卷⁵¹。除了敦煌寫本的《十王經》圖像以外，還有畫師工筆繪製的《十王圖》，同樣也能看到「火髮」、「鬚毛」的人物。⁵²

《十王經》與東亞文化圈死後世界想像有許多精采的討論，⁵³但本文更關注的是與《大典》中眾多遠國異人圖像相似的「鬚毛」、「火髮」，在系列的《十王圖》中，究竟屬於什麼樣人物的特徵？

圖 25 為 P.2003 圖卷的一部分，描繪的是亡靈列隊在過奈何橋之前，先至第一王廣秦王座前的審問。畫面中有座上的秦廣王，隨侍兩側的善惡童子，持棍棒欠身的皂隸，以及四個裸身拱手、魚貫前進的人物。圖卷左側有讚語，其中「驅羊對對數如塵，由來未渡奈河津」，擁有類似夜叉、羅刹般兩鬢有鬚毛、頂心光裸的，是如羊群一般列隊、等待審判的亡靈。圖 25 取自 S.painting 80，表現的則是「六道輪迴」的場面，六股黑雲上站著的人物分別代表天、阿修羅、人、畜生、餓鬼、地獄等六道，有著鬚毛、光裸頭頂的，是夾在畜生道、地獄道之間的「餓鬼道」。

隨著十王信仰的發展，除了配合佛經的佛畫以外，還發展出了大型的《十王圖》掛軸。奈良國立博物館收藏了傳為宋人陸忠信繪製的《十王圖》，在此繪本中，鬚毛、頂心光裸的，除了正在冥王殿接受刑罰的亡靈以外（圖 26），還有手持刑具、執刑的鬼差（圖 27），其髮式與半裸的身軀，與殿上的閻君、臣僚形成鮮明的對比。

其實，鬚毛／火髮鬼怪的形象，不只出現在佛畫或《十王圖》之中。南唐顧闳中曾作《鍾馗出獵圖》，⁵⁴鍾馗駕前的小鬼也皆為裸身、鬚毛、頂心光禿的形象，

51 太史文指出，法國國家圖書館所藏的 P.4523 共有七幅，法國國家圖書館只藏了首幅，剩下的藏於大英博物館，編號為 S.painting 80。

52 相關討論可見石守謙，〈有關地獄十王圖與其東傳日本的幾個問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6 本 3 分（1985.9），頁 565-618；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張總等譯，《萬物：中國藝術中的模倣化和規模化生產》（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0），頁 221-247。

53 與《十王經》文圖相關的討論，除前述石守謙、太史文之外，仁井田陞 1937 年便有以《十王經圖》、唐律對讀之方法出發的討論，見仁井田陞著，李力譯，〈敦煌發現《十王經圖卷》所見刑法史料〉，《法制史研究》，11 期（2007.6），頁 195-214。

54（南唐）顧闳中，《鍾馗出獵圖》，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但蔡君彞指出，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的《鍾馗出獵圖》，可能為明人所作，見 Chun-Yi Joyce Tsai, "Imagining the Supernatural Grotesque: Paintings of Zhong Kui and Demons in the Late Southern Song (1127-1279) and Yuan (1271-1368) Chinese Paintings" (PhD diss., Columbia University, 2015), 208.

類似的鬼物在後世系列的鍾馗圖中都能見到，⁵⁵ 如宋代蘇漢臣《鍾馗嫁妹圖卷》、⁵⁶ 元代顏輝《鍾馗元夜出遊圖》，⁵⁷ 又或是明人偽托龔開所繪的《鍾進士移居圖》⁵⁸ 等等。蔡君彝曾詳細的討論系列鍾馗圖卷中伴隨鍾馗身畔鬼怪的形象，認為這些鬼怪並非憑空捏塑，而是來自文獻記載、繪畫傳統（特別是與佛、道視覺文化傳統的聯繫）、甚至是生活的觀察。其論文指出，雖然沒有文本證據指出宋元時人將鬼怪與外族相類比，但單從畫卷中鬼怪的髮型、髮飾，確實可見出非漢族群的髮型特徵，此外，蔡君彝還指出鬼怪的穿著與民間勞動者形象之間的相似。⁵⁹

不只在《十王圖》或《三才圖會》，類似的髮型在明代一些畫卷或內府的製作中也能見到。圖 32 的明內府彩繪本表現的是《西遊記》第 92 回龍王與蝦兵蟹將捉拿犀牛精的場景，其中不只龍王，也包括持劍欲攻擊犀牛或持繩索欲捆縛牛腳的兵將，都為兩側蓬髮、頭頂光禿的髮型，但是龍王的頭上戴一冠、著衣袍，以示與其他蝦兵蟹將有別。

推測繪於十四世紀後期至十五世紀早期的《溫元帥圖》，傳為永樂朝的蔣子成（生卒年不詳，曾於永樂年間入宮）所繪。圖像中溫元帥的形象青面、鬚髯森然，而溫元帥的頂心雖被帽子遮擋，兩側的頭髮同樣高高豎起。對照《永樂大典》中的遠國異人圖像，無臂人的頭上便有冠帽（圖 10）。相較於繪者透過冠帽強調老龍王、溫元帥身分的不凡，就《山海經》的經注、抑或《大典》的引述而論，相關文本並無對無臂人身分不凡的描述，無臂人戴冠的形象，或當是繪者挪用自這類宗教圖像。

從《大典》無臂人圖像的例子看來，即便《大典》的《山海經》圖像之繪製遠

55 關於鍾馗圖的繪畫傳統，可參考石守謙，〈雅俗的焦慮：文徵明、鍾馗與大眾文化〉，《美術史研究集刊》，16 期（2004.3），頁 308-346。

56 （宋）蘇漢臣，《鍾馗嫁妹圖卷》，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57 （元）顏輝，《鍾馗元夜出遊圖》，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藏。

58 《鍾進士移居圖》，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此畫雖屬龔開名下，但應為明人偽託，相關討論可見邱士華，〈元龔開鍾進士移居圖卷〉，收入邱士華、賴毓芝、林麗江編，《偽好物——16-18 世紀蘇州片及其影響》（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8），頁 242-249。

59 蔡君彝在文中還分析包括鬼怪的眉毛、動作、鼻型、口型、髮型，並參酌相書的記載，考察其相貌可能隱含的災厄、疾病之隱喻。Chun-Yi Joyce Tsai, “Imagining the Supernatural Grotesque: Paintings of Zhong Kui and Demons in the Late Southern Song (1127-1279) and Yuan (1271-1368) Chinese Paintings,” 45-89. 與災厄、疾病相關的身體特徵，並未見於不論《永樂大典》，或其他《山海經》圖本的遠國異人圖像中。

不如其他內府製作精緻，但繪圖者顯然有更多的著墨。此外，就老龍王、溫元帥的形象而言，除了衣袍、冠帽，鬚髯似乎也是凸顯人物不凡特質的重要元素。無論是《觀音變圖卷》、《十王圖》，又或是五代以來的鍾馗圖像，其中的鬼物除了鬚毛、火髮的髮式以外，皆無鬚鬚，也無衣袍靴履，這樣的特質同樣能在《大典》遠國異人圖像中見到。

柯律格曾指出，《溫元帥圖》一類的宗教性畫作，由於是功能性的繪畫、又出於畫匠之手，不容易保存，即便是保存下來也不易辨識作者。⁶⁰雖然無法確定《溫元帥圖》是否真的出自內府蔣子成之手，進而判斷《溫元帥圖》對內府的繪畫風格的影響，但以之對照內府製作的《永樂大典》遠國異人、或是《西遊記繪本》的老龍王形象，諸多形似的髮式，顯示不同繪者構圖之際，應當取資相近的繪畫傳統，且立基於相似的思考模式。

火髮／鬚毛的形象是繪師構思特殊人物之際取用的重要母題，而這個母題可一路追溯到《觀音變圖卷》、《十王圖》中夜叉羅刹的形象。與其他明代的《山海經》圖本對照，《大典》遠國異人圖像在髮式上的同一性，除了可能是描摹的母本本就如此外，也可能是繪者有意識的調整。

類似的髮式也能在正統《道藏》收入的、相傳撰於唐末五代的《太上除三尸九虫保生經》中見到。此經中有一幅〈七魄圖〉，⁶¹分別繪製人體中七魄的形貌⁶²，其中尸狗、飛毒、臭肺的髮式也都是頂心光禿、兩側豎起的火髮。（圖34）飛毒單足、屈膝的形象，也讓人聯想到《大典》中的一臂人與反膝人（柔利人）。在關於道教視覺文化的研究中，黃士珊指出〈七魄圖〉中獨足神怪與《山海經》之間可能的連繫，以〈大荒東經〉中的夔為例，也許人形獨腿病鬼形象的原型正是古神話中對海外生物的描述。⁶³

60 柯律格（Craig Clunas），黃曉鵬譯，《藩屏：明代中國的皇家藝術與權力》（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16），頁108。

61（明）《道藏》（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據上海涵芬樓原版《道藏》影印），冊18，頁698。

62 關於道教圖像中關於三尸、七魄等圖像的討論，詳見黃士珊，祝逸雯譯，《圖寫真形——傳統中國的道教視覺文化》（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22），頁62-76。

63 黃士珊也注意到《山海經》獨足的柔利人與〈七魄圖〉中獨足病鬼（雀陰）可能的連繫。黃士珊，《圖寫真形——傳統中國的道教視覺文化》，頁69。

除了佛畫中的羅刹、夜叉，系列《十王圖》中的亡魂、餓鬼、鬼差以外，《三才圖會》卷14〈人物一卷〉，有多幅太古神皇的畫像，從盤古氏起，包括天皇、地皇、人皇、伏羲、神農、軒轅氏……一直到項王爲止。值得注意的是，在黃帝（軒轅氏）圖像之前的神皇，或披髮，或禿頭、兩側毛髮豎立的髮式來表現（圖35）。開天闢地的盤古氏與嘗百草的神農氏，是披髮的形象；地皇則是中禿、兩側毛髮豎立的髮型。不論是披髮或者中禿、兩側毛髮豎立的髮型，都能與《大典》中的遠國異人髮型相呼應，同時，地皇的髮型，也與敦煌《十王經圖卷》、宋人《十王圖》中夜叉「麤毛」、「火髮」的形象相彷彿。

而黃帝以前的上古神皇，都以草葉遮蔽身體，甚至有人體與獸肢拼接的形象，一直到黃帝的冠袍，表現的似是從太古到文明的過渡。不論是蓬髮、披髮，抑或是頂心中禿、兩側麤毛豎立的髮型，凸顯的是一種異於常人的不平常性，從敦煌的佛畫、宋人《十王圖》、晚明的類書，包括佛典中的鬼神、陰間的魂靈以及太古的神人，繪者都以這樣的髮型呈現。

對照諸多圖像資料，《大典》中遠國異人髮型應該透露出不同層次的意義，一是與異空間非人存在的聯繫，二是與上古神人間的呼應。若就其與異空間非人存在的關聯而言，披髮、蓬髮、麤毛上豎的形象，隱然有將遠國異人與夜叉、魔怪相等同的暗示，表現的是遠國異人「非人」的特質。而與上古神人間的呼應來說，遠國異人的髮式所傳達的，似是遠國異人與太古時代之間的關連，遠國異人存在於文明之前的時代，或者遠國異人一直都是非文明的存在。

《大典》的十餘幅遠國異人圖像中，文明與不文明，或者怪異與神奇的區分，透過服飾、髮式可清楚的判別，象徵禮義之邦的君子國、象徵樂土的不死國，其衣、髮都與中原人接近，君子國與不死國，似是時人對治世與長生渴望的投射。相較而言，披髮或麤毛上豎，看似來自太古又宛若夜叉餓鬼的遠國異人，則是中土的另一面，既是荒遠的，也是禮樂教化之外而不可把握的，時人所處的日常生活，則介於這兩種極端之間。

《大典》中遠國異人髮式雖與佛畫中的夜叉羅刹、鬼差餓鬼相似，卻無鬼魅般陰森的嘴臉，這其中隱含的特殊性令人玩味。前文在討論不死人圖像時，不死人跣足的形象，相較君子民衣冠配劍、裝束整齊所展現的井然秩序，也似乎暗示著重秩序之外的自由自在。在圖像透過髮型及裝扮暗示遠國異人的遠古、非人特質的同時，《大典》引用的《山海經》經文與郭注，一再顯示遠國異人不同常人的異

樣，諸如長腳、長臂、魚身、一臂、三首、三身等等，諸般異樣的身體，又與異於常人的身體功能相關。再者，遠國異人的異樣身體狀態，似又在怪異之外，有一層打破空間及生理條件的限制，成為他界的意涵。

六、結論

現存《永樂大典》的 18 幅圖像是目前所見最早的《山海經圖》，時代意義自不必言。而其圖像有獨特性，如奢比（北）尸、據比（北）尸、君子人圖像；又如穿胸人圖像，與漢畫像石或晚明以後的圖像迥異。而《大典》也將獬豸圖描繪得活靈活現，是唯一掌握獬豸「犀目、獅首」的特徵，似乎特意凸顯獬豸「食銅鐵」的兇猛形象。細細比對，現存《大典》的圖像儘管目前只見到 18 圖，卻是圖圖各具特色，未與他人同，是珍貴的圖像文獻。

《大典》所收入的《山海經》圖像，與後代刊本之間在構圖上的相似，如氐人、無臂人、柔利人、無腹人、君子人、黑人等等，無論在人物的姿勢、身體的細節都十分接近。然而要思考的是，《大典》收藏內府，殆非隨意可見，以此而言，當時或流通多種與《大典》所徵引的《山海經》圖像近似的圖本，後來也成為胡文煥、王圻、日用類書或《異域圖志》編纂者的參考來源，甚至清代的吳任臣，似乎都明顯在此基礎上增刪、調整。此外，就《大典》編纂時已運用了相似圖像的情況來看，此圖像母本的來源應當更早。

當然，在強調《大典》與明中葉以後多種《山海經》圖本、圖像的相似之際，還需注意《大典》的部分《山海經》圖像仍與明代刊本有差異。前文提到，《大典》的遠國異人髮式都相當一致，除了長腳人以外，都為頂心光禿、兩側頭髮豎起的樣式，而其他如《新刻羸蟲錄》、《異域圖志》、日用類書〈諸夷門〉的遠國異人的髮式則有數種變化。關於遠國異人的頭髮，《大典》不描繪髮絲的線條，而是以黑色的色塊表現，這樣的黑色色塊在《大典》的《山海經》圖像中很常見。

其他差異的例子又如對反膝人膝蓋方向的表現，《大典》、《文林妙錦·諸夷門》的「反膝」特徵，在《異域圖志》中卻未曾見。《異域圖志》、《新刻山海經圖》都依《山海經》的描述，表現全身絨毛的毛民，而《永樂大典》中毛人卻渾身光裸，與文字引述並不相符。

即使《大典》與其他刊本都參考了類似母本，在摹製過程中，除了失誤以

外（如毛民、反膝的例子），還有一些不同處，如髮式、黑塊的表現，都形成《大典》中《山海經》圖像的特色。

《大典》殘存 18 圖，似乎表現出金陵版刻的痕跡，人物突出頭部的造型，畫面有明顯的黑色條塊，如君子人的衣袖衣領、黑人墨黑的上身、不死人的黑臉與黑色的四肢。遠國異人兩鬢高高豎起的特殊鬚毛，《大典》的繪圖者，常出現如金陵版畫風格的塊狀、條狀的墨黑造型。

《大典》中 17 種人像的髮式，也應一併觀察：不論是披髮、蓬髮，又或是火髮／鬚毛的髮型，皆異於中土。關於遠國異人的髮型、穿著，《山海經》的經注並未提及，但遠國異人的形象殆非憑空捏塑，類似的形象在系列的敦煌佛畫、《十王圖》、鍾馗圖卷、明代內府的小說及宗教插圖中都可見到。如前文所提到的，《大典》中的《山海經》圖像殆摹取自另外的母本，若進一步參照系列的視覺材料中的鬼物，能見到《大典》的圖像，一定程度上挪用、參酌了宗教圖像。諸多圖像中，髮式最近似中原人士的，是束髮包頭巾的不死民，以及戴冠的君子民。再者，17 種圖像中，除了人獸合體者如奢比尸、氐人以外，只有不死人、君子人全身著衣，其他的遠國異人圖像，皆表現為跣足赤身裸體，只以布裙遮蔽下身，甚至毛民人、一臂人等圖像，全身赤裸。較特殊的是長臂人的圖像，身著上長下短的短衣，露出大腿。

髮型的怪異與身體的裸露，是圖像製作者塑造他者的方式。遠國異人的裸體或披髮，強調一種異於中土的不平常性，從衣冠俱足到裸體、蓬頭披髮，或類似《三才圖會》中地皇，以及佛畫中夜叉的髮型。裝束上的差異，見出文化的不同——遠國異人是遠離漢家天下，因而是未受薰陶的。

綜觀現存《永樂大典》徵引的 18 幅《山海經》圖像，明顯能看出與明清時期的圖像差異，表現其獨特性，其中似乎有金陵版畫的某些風格。遠國異人的圖像造型與唐宋以來一系列的敦煌佛畫、鍾馗圖像系統有所呼應，在徵引《山海經》圖像的同時，有繼承、有創新。

表一 《永樂大典》《山海經》引文版本對照表

	《永樂大典》卷次及引文	《山海經》經、注	其他相關引文
奢北 (比) 之尸	卷 910： 奢北之尸神名在大人國北，獸身，人面大耳，珥音餌兩青蛇似蛇貫耳。	〈海外東經〉： 獸身，人面大耳，珥兩青蛇。 〈大荒東經〉： 有神，人面大耳，獸身，珥兩青蛇，名曰奢比尸。	胡文煥《新刻山海經圖》、王圻《三才圖會》、《三台萬用正宗》引文皆作「奢北之尸」。
據北之尸	卷 910： 海內崑崙墟北有據北之尸，其人折頸披髮，一手。	〈海內北經〉： 據比之尸，其為人折頸被髮，無一手。	
氐人	卷 3007： 氐人國在建木西，其人面魚身無足，自胸已上似人，已下似魚也。 《圖讚》「炎帝之苗，寔生氐人。死則復蘇，厥身為鱗。雲南是託，游乎天津」。羅泌《路史後紀》「呂八權之妻何女緣，婦胤三年生三子，曰爰、曰鼓、曰延，延始為使。爰戕後出臣堯，鼓允頭而胤胤，與延同事是始樂風，為編鍾，生靈恕，靈恕生氐人」。注：〈山經〉云，氐人能上下于天。氐，羌也，記傳多作「互」，草書之繆。	〈海內南經〉： 氐人國在建木西，其為人，人面而魚身，無足。匈以上人，匈以下魚。 〈大荒西經〉： 有互人國人面魚身，炎帝之孫炎帝，神農，名曰靈恕音契，靈恕生互人，是能上下于天。能乘雲雨。	〈氐人圖贊〉： 炎帝之苗，實生互人。死則復蘇，厥半為鱗。雲雨是託，浮游天津。 《異域圖志》： 在建木西，其狀人面魚身，無足。胸以上似人，胸以下似鳥也。
三身人	卷 3007： 三身國在夏后啟之北，其人一首三身。	〈海外西經〉： 三身國在夏后開北，一首而三身。	《新刻羸蟲錄》： 三身國在鑿齒國東，其人一首三身。
無臂人	卷 3007： 無臂國在北海外，為人無臂。臂即腸也。其人穴居，男女死即埋之，其心不朽，死經二千歲乃復生也。〈海外北經〉無腸國，其為人長而無腸。為人長大，腹內無腸，所食之物直通過。	〈海外北經〉： 無臂之國在長股東，其為人無臂。臂，腸也。其人穴居，食土，無男女，死即埋之，不朽，死一百二十歲乃復生也。 〈大荒北經〉： 無腸之國，是任姓，無繼子，食魚。	《異域圖志》： 在北海，人無肚腸，食土，穴居。男女死即埋之，其心不朽，百年化為人。錄民膝不朽，埋之二十年化為人。細民肝不朽，埋之八年化為人。
柔利人	卷 3007： 柔利國在一目國東，其人一手反，膝曲，足居上，一手一足。一云柔利之國，人足反，折。又深目國，為人舉一手。	〈海外北經〉： 柔利國在一目東，為人一手一足反，膝曲，足居上。一云留利之國，人足反，折。	《異域圖志》： □□國人曲膝向前，一手一足。《山海經》云在一目國東。
一目國	卷 3007： 一目國在北海外，其人一目當其面，手足皆具。又，深目國，其為人一目。	〈海外北經〉： 一目國在其東，其為人一目中面而居。一曰有手足。	《異域圖志》： 在北海外。其人一目當其面而手足皆具也。

	《永樂大典》卷次及引文	《山海經》經、注	其他相關引文
一臂國	卷 3007： 一臂國在西海外之一，其人一目一鼻一孔，一臂一腳。〈海外西經〉奇肱之國，其人一臂三目，有陰有陽，乘文馬。陰在上，陽在下。	〈海外西經〉： 一臂國在其北，一臂一目一鼻孔。有黃馬，虎文，一目一手。奇肱國在其北，其爲人一臂，乘文馬，有鳥兩頭，赤黃色，在其旁。	《異域圖志》： 在西海之北，其人一目一孔一手一足，半體半肩，猶魚鳥相合。
無腹國	卷 3007： 無腹國在深目國東，其人無腹。	〈海外北經〉： 無復（腹）之國在深目東，其爲人長，無復（腹）。	《新刻羸蟲錄》： 無腹國在海東南，男女皆無腹肚。
長腳人	卷 3007： 長腳人常負長臂人入海捕魚。今攏嬌同人蓋象此也。〈海外西經〉長股之國，一曰長腳。	〈海外西經〉： 長股之國在維常北，被髮。一曰長腳。	《異域圖志》： 與長臂國近，其人常負長臂人入海捕魚。
長臂人	卷 3007： 長臂國在海內東，捕魚水牙，其手各操一魚。舊說云，其人垂手至地。黃初中，玄菟 音徒 太守王頎 音新 討高歸王，窮追之，過沃沮國，盡其東界，臨大海，近日出之處。問其耆老，耆老曰：「曾在海中得布褶衣，兩袖長三丈有餘」，即長臂之衣也。	〈海外南經〉： 長臂國在其東，捕魚水中，兩手各操一魚。舊說云：其人手下垂至地。魏黃初中，玄菟（菟）太守王頎討高句麗王宮，窮追之，過沃沮國，其東界臨大海，日日（近日）之所出，問耆老海東復有人否？云：常於海中得布衣兩褶，身如人，袖長三丈，此即長臂人衣也。	《異域圖志》： 長臂人在海之東，人垂手至地。昔有人在海中得一布衣，袖各長丈餘。
毛民人	卷 3007： 毛民國在玄服之北，臨海郡東二千里，居大海中洲島上，爲人短小，面體盡有毛，穴居，無衣服。晉永嘉四年曾獲此人。《太平廣記》：八荒之中，有毛人焉，長七八尺，皆如人形，身及頭上皆有毛如獼猴，毛長尺餘，短氈 氈上音生，下音管 。見人則瞋 古陌反 目，開口吐舌，上唇覆面，下唇覆胸。憲 許記反 食人，舌鼻牽引共戲，不與即去。名曰髡公，俗曰髡麗，一名髡狎。小人髡可畏也。	〈海外東經〉： 毛民之國在其北，爲人身生毛。今去臨海郡東南二千里，有毛人在大海中洲島上，爲人短小，而體盡有毛，如豬能，穴居，無衣服。晉永嘉四年，吳郡司盜都尉戴逵在海畔得一舡，上有男女四人，狀皆如此，言語不通，自詣丞相府，未至，三人道死，惟一人在。上賜之婦，生子，出入市井，漸曉人語，自說是毛民。《東荒經》：「毛民食黍」。	
穿胸人	卷 3007： 貫胸國在盛國之東，其人胸有竅也。《尸子》曰：「西夷之民有貫胸者，深目長股」。《異物志》曰：「穿胸人，去其衣，尊者令人卑，以明貫胸也」。	〈海外南經〉： 貫胸國在其東，其爲人胸有竅。《尸子》曰「四夷之民有貫胸者、有深目者、有長肱者，黃帝之德昌致之」。《異物至（志）》曰「穿胸之國，去其衣則然者，蓋以放此貫胸人也」。	《異域圖志》： 穿胸國在盛海東，胸有竅，尊者去衣，令卑者以竹木貫胸擡之。

	《永樂大典》卷次及引文	《山海經》經、注	其他相關引文
三首人	卷 3007： 三首國在鑿齒國東，一人三首。 《海內西經》服常，其上有三頭人 伺琅玕樹。莊周曰「有人三頭，遮臥遮起， 以伺琅玕與玕琪子，謂此人也」。	《海外南經》： 三首國在其東，一身三首。一 曰在鑿齒東。 《大荒西經》： 有人，三面，是顓頊子，三面 一臂，三面之人不死，是謂大 荒之野。	《新刻羸蟲錄》： 三首國在夏后啓北， 其人一身三首。
不死人	卷 3007： 不死人在穿胃國東，其人黑色，長 壽不死，居圓丘，上有不死樹，食 之乃壽。復有赤泉，飲之不老。	《海外南經》： 不死民在其東，其爲人黑色， 壽而不死。一曰在穿胃國東。 郭注： 有員丘，上有不死樹，食之乃 壽，亦有泉，飲之即不老也。	《異域圖志》： 在穿胸國東，其人黑 色，長壽不死，居圓 丘，上有不死樹，食 之乃壽。有赤泉，飲 之不老。
君子人	卷 3007： 君子國在奢比之尺比，其人衣冠帶 劍，食獸。有二文虎，常在其旁。 其人好讓不爭，亦使虎豹知廉讓。	《海外東經》： 君子國在其北，冠，帶劍，食 獸，使二文虎在旁。其人好讓 不爭。	《新刻羸蟲錄》 ⁶⁴ ： 君子國在奢比之北， 其人衣冠帶劍，食 獸。有二大虎常在其 旁。其人好讓不爭， 故使虎豹亦知廉讓。 《三才圖會》同。
黑人	卷 3007： 南海內巴遂山有黑人，虎首，兩手 持蛇，啖之。《海外東經》黑齒國， 爲人黑，食稻，啖蛇、使蛇，黑手。	《海外東經》： 黑齒國在其北，其爲人黑，食 稻，啖蛇，一赤一青，在其旁， 一曰在豎亥北。爲人黑手。 《海內經》： 黑人，虎首鳥足，兩手持蛇， 方啗之。	《新刻山海經圖》 ⁶⁵ ： 南海之內，巴遂山中 有黑人，虎首，兩手 持兩蛇，啖之。
獏	卷 22180： 南方山谷中有獸名曰獏，象鼻犀 目，牛尾虎足。人寢其皮辟溫，圖 其形避邪。舐食銅鐵，不食他物。	《中次九經》： 峽山邛來山，今在漢嘉嚴道縣南，中 江所出，山有九折坂，出獏，獏似熊而 黑白駁，食銅鐵。	唐白居易《獏屏贊并序》： 獏者，象鼻犀目，牛 尾虎足，生於南方山 谷中。寢其皮辟溫， 圖其形辟邪……按 《山海經》，此獸食 鐵與銅，不食他物。

64 《異域圖志》無君子國，據《新刻羸蟲錄》補。

65 《異域圖志》無黑人，據《新刻山海經圖》補。

參考書目

傳統文獻

- (晉)郭璞注,《山海經》,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7,據南宋尤袤池陽郡齋刻本影印。
- (唐)歐陽詢等編,《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據朱氏結一廬舊藏宋本影印。
- (唐)徐堅等編,《初學記》,收入《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宋元版漢籍選刊》,冊 72-73,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據日本宮內廳藏南宋紹興本影印。
- (宋)黃伯思,《東觀餘論》,《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50,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 (明)解縉等編,《永樂大典》,北京:中華書局,1956。
- (明)解縉等編,《景印永樂大典存本并前編附編》,臺北:世界書局,1962。
- (明)解縉等編,《永樂大典》,臺北:大化書局,1985。
- (明)《道藏》,冊 18,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年,據上海涵芬樓原版《道藏》影印。
- (明)胡文煥編,《新刻山海經圖》,北京:中國書店,2013,據萬曆二十一年格致叢書本影印。
- (晉)郭璞著,(明)胡震亨輯,《山海經圖讚》,收入《歷代山海經文獻集成》,輯 1 冊 14,成都:巴蜀書社,2019,據明刊本《秘冊匯函》影印。
- (清)陳夢雷編,《古今圖書集成·禽蟲典》,臺北:鼎文書局,1977。
- (清)余省、張爲邦繪,袁杰主編,張聖潔點校,《清宮獸譜》,冊 6,北京:故宮出版社,2014。
- (清)郝懿行,《山海經箋疏》,收入文清閣編委會編,《歷代山海經文獻集成》,卷 8,西安:西安地圖出版社,2006,影印清嘉慶四年阮氏瑯嬛仙館刻本。

近人論著

- 仁井田陞,李力譯,〈敦煌發現《十王經圖卷》所見刑法史料〉,《法制史研究》,11 期,2007 年 6 月,頁 195-214。
- 太史文(Stephen F. Teiser),黨燕妮等譯,〈中陰圖:敦煌出土插圖本《十王經》研究〉,《西夏研究》,2014 年 4 月,頁 108-116。
- 太史文,張煜譯,《《十王經》與中國中世紀佛教冥界的形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 王伯敏,《中國版畫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 王芳,〈敦煌唐五代曠野夜叉圖像小議〉,《敦煌研究》,2016 年 6 期,頁 58-70。

- 司聃，〈釋典中羅刹國對僧伽羅創世神話的影響〉，《青海社會科學》，2015年6期，頁164-171。
- 石守謙，〈有關地獄十王圖與其東傳日本的幾個問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集刊》，56本3分，1985年9月，頁565-618。
- 巫鴻，《武梁祠——中國古代畫像藝術的思想性》，北京：三聯書店，2006。
- 李翎，〈水陸畫中的鬼子母圖像〉，《吐魯番學研究》，2017年2期，頁82-99。
- 房奕，〈從《太平廣記》看唐人的夜叉觀〉，《中國典籍與文化》，2007年2期，頁95-102。
- 邱士華、賴毓芝、林麗江編，《偽好物——16-18世紀蘇州片及其影響》，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8。
- 信立祥，《漢代畫像石綜合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
- 徐小蠻、王福康編著，《中華圖像文化史·插圖卷》（下），北京：中國攝影出版社，2016。
- 翁劍青，〈佛教藝術東健中若干題材的圖像學研究〉，《雕塑》，2011年1期，頁40-47。
- 馬昌儀，〈明清《山海經圖》版本述略〉，《西北民族研究》，2005年3期，頁81-91。
- 張升，《《永樂大典》流傳與集佚新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
- 鹿憶鹿，〈《山海經》的異獸進宮——從《古今圖書集成·禽蟲典》到《獸譜》〉，《淡江中文學報》，49期，2023年12月，頁201-241。
- 鹿憶鹿，〈《山海經箋疏》引唐代類書考〉，《東吳中文學報》，41期，2021年11月，頁67-101。
- 鹿憶鹿，〈《太平御覽》引《山海經》相關問題考述〉，《東吳中文學報》，44期，2022年11月，頁1-32。
- 鹿憶鹿，《曹善手抄《山海經》箋注》，臺北：秀威經典，2023。
- 鹿憶鹿，《異域異人異獸——《山海經》在明代》，臺北：秀威經典，2021。
- 黃士珊，祝逸雯譯，《圖寫真形——傳統中國的道教視覺文化》，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22。
- 黃馨平，〈二十回本《三遂平妖傳》版畫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9。
- 虞萬里，〈有關《永樂大典》幾個問題的辨證〉，《史林》，2005年6期，頁21-36。
- 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張總等譯，《萬物：中國藝術中的模件化和規模化生產》，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0。
- 劉瓊云，〈異類如何成為親人——從《聊齋誌異·夜叉國》出發的思考〉，《中國文哲研究集刊》，61期，2022年9月，頁1-46。
- 盧雪燕，〈《永樂大典》——中國史上規模最大的類書〉，《故宮文物月刊》，302期，2008年5月，頁90-99。

羅哲文，〈孝堂山郭氏墓石祠〉，《文物》，1961年4、5期，頁44-51。

Chavannes, Édouard, *Mission archéologique dans la Chine Septentrionale*,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909.

Tsai, Chun-Yi Joyce. "Imagining the Supernatural Grotesque: Paintings of Zhong Kui and Demons in the Late Southern Song (1127-1279) and Yuan (1271-1368) Chinese Paintings." PhD diss., Columbia University, 2015.

網路資料

(魏)釋曇曜譯，《大吉義神呪經》卷3，CBETA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大正新脩大藏經》
https://21dzt.l.u-tokyo.ac.jp/SAT/ddb-sat2.php?mode=detail&useid=1335_01,0574&nonum=&kaeri=，檢索日期：2023年5月23日。

(晉)郭璞注，《山海經》，元曹善抄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宮典藏資料檢索 <https://digitalarchive.npm.gov.tw/Painting/Content?pid=417&Dept=P>，檢索日期：2024年5月16日。

(晉)郭璞注，《爾雅》，元刊本，國家圖書館藏，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 <https://rbook.ncl.edu.tw/NCLSearch/Search/SearchDetail?item=12eff2afddb84ed398f2508be9b340bcfdQwNjc00&page=&whereString=&sourceWhereString=&SourceID=1&HasImage=>，檢索日期：2024年5月16日。

(唐)白居易，〈貊屏贊〉，《白氏長慶集》，明正德八年錫山華氏蘭雪堂銅活字本，國家圖書館藏，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 <https://rbook.ncl.edu.tw/NCLSearch/Search/SearchDetail?item=f565e13449c499f9e8d5be2acdf1277fDQyODg10&page=&whereString=&sourceWhereString=&SourceID=1&HasImage=>，檢索日期：2024年5月16日。

(宋)陸佃，《埤雅》，明刊本，國家圖書館藏，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 <https://rbook.ncl.edu.tw/NCLSearch/Search/SearchDetail?item=62caec0cb24f4977ba111d17fd4de87ffDQwNjk20&page=&whereString=&sourceWhereString=&SourceID=1&HasImage=>，檢索日期：2024年5月16日。

(明)蔣應鑄繪圖，《山海經》，美國國會圖書館藏，Library of Congress <https://www.loc.gov/item/2001530410/>，檢索日期：2024年5月16日。

(明)胡文煥編，《新刻羸蟲錄》，卷4，萬曆二十一年刊，日本尊經閣文庫藏，日本東北大學圖書館，<https://www.i-repository.net/il/meta/G0000398tuldc>，檢索日期：2024年5月16日。

(明)劉子明，《文林妙錦萬寶全書》，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館藏，UTokyo Academic Archives Portal <https://da.dl.itc.u-tokyo.ac.jp/portal/en/assets/9533daf3-3e3e-2aa9-0287-6967cb4e0e6>，檢索日期：2024年5月16日。

不著撰人，《異域圖志》，劍橋大學圖書館藏，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 <https://cudl.lib.cam.ac.uk/view/MS-FC-00246-00005/1>，檢索日期：2024年5月16日。

圖版出處

- 圖 1 (明)解縉等編,《永樂大典》卷 3001 書影,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2 奢北之尸,左起《永樂大典》、《三才圖會》、胡文煥本。圖版取自《永樂大典》,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藏,京都大学貴重資料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 <https://rmda.kulib.kyoto-u.ac.jp/item/rb00013610/#?c=0&m=0&s=0&cv=0&r=0&xywh=-6202%2C-228%2C18546%2C4551>, 檢索日期: 2024 年 5 月 16 日; (明)王圻、王思義,《三才圖會》,萬曆三十七年(1609)刊本,國家圖書館藏,國家圖書館古籍與文獻特藏資源 <https://rbook.ncl.edu.tw/NCLSearch/Search/SearchDetail?item=3963fac46fe54daaa56a6890dd6cede8fDc0MTgx0&page=&whereString=&sourceWhereString=&SourceID=1&HasImage=>, 檢索日期: 2024 年 5 月 16 日; (明)胡文煥,《新刻山海經圖》,北京:中國書店,2013,據萬曆二十一年格致叢書本影印,頁 166。
- 圖 3 奢尸,左起《文林妙錦》、《三台萬用正宗》。圖版取自《全補天下使用文林妙錦萬寶全書》,收入坂出祥伸、小川陽一編,《中國日用類書集成》,東京:汲古書院,2003,冊 12,頁 213;《類聚三台萬用正宗》,收入《中國日用類書集成》,東京:汲古書院,2000,冊 3,頁 186。
- 圖 4 據北尸,左起《永樂大典》、蔣應鎬繪本。圖版取自《永樂大典》,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藏,京都大学貴重資料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 <https://rmda.kulib.kyoto-u.ac.jp/item/rb00013610/#?c=0&m=0&s=0&cv=0&r=0&xywh=-6202%2C-228%2C18546%2C4551>, 檢索日期: 2024 年 5 月 16 日; 蔣應鎬繪本圖版取自美國國會圖書館藏, Library of Congress <https://www.loc.gov/item/2001530410/>, 檢索日期: 2024 年 5 月 16 日。
- 圖 5 獏獸圖,《永樂大典》,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圖版取自(明)解縉等編,《永樂大典》,臺北:大化書局,1985,冊 10,頁 9050。
- 圖 6 獏獸圖,左起《文林妙錦》、《怪奇鳥獸圖卷》。圖版取自《全補天下使用文林妙錦萬寶全書》,頁 229;《怪奇鳥獸圖卷》,東京:文唱堂株式會社,2001,頁 98。
- 圖 7 獏圖,左起《新刻山海經圖》、《三才圖會》、《禽蟲典》、《獸譜》。圖版取自(明)胡文煥,《新刻山海經圖》,北京:中國書店,2013,據萬曆二十一年(1593)格致叢書本影印,頁 26-27; (明)王圻、王思義,《三才圖會》,萬曆三十七年(1609)刊本,國家圖書館藏,國家圖書館古籍與文獻特藏資源 <https://rbook.ncl.edu.tw/NCLSearch/Search/SearchDetail?item=3963fac46fe54daaa56a6890dd6cede8fDc0MTgx0&page=&whereString=&sourceWhereString=&SourceID=1&HasImage=>, 檢索日期: 2024 年 5 月 16 日;《禽蟲典》,收入(清)陳夢雷等編纂,《古今圖書集成》冊 52,臺北:鼎文書局,1977,頁 659; (清)余省、張為邦繪,《清宮獸譜》,北京:故宮出版社,2014,頁 53。
- 圖 8 氐人,左起《永樂大典》、《異域圖志》、《文林妙錦》。圖版取自(明)解縉等編,《永樂大典》,臺北:大化書局,1985,冊 3,頁 2218;《異域圖志》,劍橋大學圖

書館藏，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 <https://cudl.lib.cam.ac.uk/view/MS-FC-00246-00005/1>，檢索日期：2024 年 5 月 16 日；《全補天下使用文林妙錦萬寶全書》，冊 12，頁 278。

- 圖 9 三身人，左起《永樂大典》、《異域圖志》。圖版取自（明）解縉等編，《永樂大典》，臺北：大化書局，1985，冊 3，頁 2218；《異域圖志》，劍橋大學圖書館藏。
- 圖 10 無臂人，左起《永樂大典》、《異域圖志》。圖版取自（明）解縉等編，《永樂大典》，臺北：大化書局，1985，冊 3，頁 2219；《異域圖志》，劍橋大學圖書館藏。
- 圖 11 反膝人，左起《永樂大典》、《異域圖志》、《文林妙錦》。圖版取自（明）解縉等編，《永樂大典》，臺北：大化書局，1985，冊 3，頁 2219；《異域圖志》，劍橋大學圖書館藏；《全補天下使用文林妙錦萬寶全書》，冊 12，頁 278。
- 圖 12 一目人，左起《永樂大典》、《異域圖志》、胡文煥本。圖版取自（明）解縉等編，《永樂大典》，臺北：大化書局，1985，冊 3，頁 2219；《異域圖志》，劍橋大學圖書館藏；（明）胡文煥，《新刻羸蟲錄》，日本尊經閣文庫藏，日本東北大學圖書館 <https://www.i-repository.net/il/meta/G0000398tuldc>，檢索日期：2024 年 5 月 16 日。
- 圖 13 一臂人，左起《永樂大典》、《異域圖志》、《文林妙錦》。圖版取自（明）解縉等編，《永樂大典》，臺北：大化書局，1985，冊 3，頁 2219；《異域圖志》，劍橋大學圖書館藏；《全補天下使用文林妙錦萬寶全書》，冊 12，頁 277。
- 圖 14 無腹人，左起《永樂大典》、《異域圖志》。圖版取自（明）解縉等編，《永樂大典》，臺北：大化書局，1985，冊 3，頁 2220；《異域圖志》，劍橋大學圖書館藏。
- 圖 15 長腳人，左起《永樂大典》、《異域圖志》。圖版取自（明）解縉等編，《永樂大典》，臺北：大化書局，1985，冊 3，頁 2220；《異域圖志》，劍橋大學圖書館藏。
- 圖 16 長臂人，左起《永樂大典》、《異域圖志》、《荒海障子圖樣》。圖版取自（明）解縉等編，《永樂大典》，臺北：大化書局，1985，冊 3，頁 2219；《異域圖志》，劍橋大學圖書館藏；《荒海障子圖樣》，日本早稻田大學藏，早稻田大學圖書館 https://archive.wul.waseda.ac.jp/kosho/wa03/wa03_03645/wa03_03645_0087/2024.05.16，檢索日期：2024 年 5 月 16 日。
- 圖 17 毛民人，左起《永樂大典》、《異域圖志》、胡文煥本。圖版取自（明）解縉等編，《永樂大典》，臺北：大化書局，1985，冊 3，頁 2220；《異域圖志》，劍橋大學圖書館藏；（明）胡文煥，《新刻羸蟲錄》，日本尊經閣文庫藏。
- 圖 18 林已奈夫線描山東孝堂石祠山牆圖。圖版取自巫鴻，《武梁祠——中國古代畫像藝術的思想性》，北京：三聯書店，2006，頁 133。
- 圖 19 穿胸人，左起《永樂大典》、《異域圖志》、《文林妙錦》。圖版取自（明）解縉等編，《永樂大典》，臺北：大化書局，1985，冊 3，頁 2221；《異域圖志》，劍橋大學圖書館藏；（明）胡文煥，《新刻羸蟲錄》，日本尊經閣文庫藏。

- 圖 20 三首人，左起《永樂大典》、《異域圖志》。圖版取自（明）解縉等編，《永樂大典》，臺北：大化書局，1985，冊 3，頁 2220；《異域圖志》，劍橋大學圖書館藏。
- 圖 21 不死人，左起《永樂大典》、《異域圖志》、《三才圖會》。圖版取自（明）解縉等編，《永樂大典》，臺北：大化書局，1985，冊 3，頁 2221；《異域圖志》，劍橋大學圖書館藏；《三才圖會》，國家圖書館藏。
- 圖 22 君子人，左起《永樂大典》、胡文煥本、《三才圖會》。圖版取自（明）解縉等編，《永樂大典》，臺北：大化書局，1985，冊 3，頁 2221；（明）胡文煥《新刻羸蟲錄》，日本尊經閣文庫藏；《三才圖會》，國家圖書館藏。
- 圖 23 黑人，左起《永樂大典》、《三才圖會》、胡文煥《新刻山海經圖》、《文林妙錦》。圖版取自（明）解縉等編，《永樂大典》，臺北：大化書局，1985，冊 3，頁 2221；《三才圖會》，國家圖書館藏；（明）胡文煥，《新刻山海經圖》，北京：中國書店，2013，據萬曆二十一年（1593）格致叢書本影印，頁 228；《全補天下便用文林妙錦萬寶全書》，冊 12，頁 253。
- 圖 24 《觀音變圖卷》中的夜叉、羅刹之形象，法國國家圖書館藏，編號 P-2010。圖版取自 BNF Archives et manuscrits. Accessed May 16, 2024. <https://archivesetmanuscrits.bnf.fr/ark:/12148/cc118635>.
- 圖 25 左為第一廣秦王審問的場景（P.2003），法國國家圖書館藏，右為六道輪迴的場景（S.painting 80），大英博物館藏。The British Museum. Accessed May 16, 2024. 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object/A_1919-0101-0-80.
- 圖 26 （南宋）陸忠信，《十王圖》，四七五官王部分，奈良國立博物館藏。圖版取自奈良國立博物館藏品數據庫 <https://www.narahaku.go.jp/chinese/collection/1013-0.html>，檢索日期 2024 年 5 月 16 日。
- 圖 27 （南宋）陸忠信，《十王圖》，七七泰山王部分，奈良國立博物館藏。圖版取自奈良國立博物館藏品數據庫 <https://www.narahaku.go.jp/chinese/collection/1013-0.html>，檢索日期 2024 年 5 月 16 日。
- 圖 28 （南唐）顧闳中，《鍾馗出獵圖》局部，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29 （宋）蘇漢臣《鍾馗嫁妹圖卷》局部，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30 （元）顏輝《鍾馗元夜出遊圖》局部，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藏。圖版取自 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Accessed May 16, 2024. <https://www.clevelandart.org/art/1961.206>.
- 圖 31 （元）龔開《鍾進士移居圖》局部，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32 明內府，《全像金字西遊記繪本》，東北大學圖書館藏。圖版取自東北大學，東北アジア研究センター地域研究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 <https://archives.cneas.tohoku.ac.jp/collection/eapub/5625>，檢索日期 2024 年 5 月 16 日。

- 圖 33 （傳明）蔣子成，〈溫元帥圖〉，波士頓美術館藏。圖版取自 MFA Boston. Accessed May 16, 2024. <https://collections.mfa.org/objects/24528>.
- 圖 34 〈七魄圖〉，《太上除三尸九蟲寶生經》。圖版取自《正統道藏》，冊 18，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頁 698。
- 圖 35 （明）王圻、王思義編，《三才圖會》，左起盤古、地皇、神農、黃帝，國家圖書館藏。

Examining the Illustrations in 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 That Survive in the *Yongle Encyclopedia**

Lu, Yi-lu**

Abstract

There were originally over twenty thousand volumes in *Yongle Encyclopedia* (*Yongle dadian*), a large *leishu* collectanea of books edited and compiled by a team led by Xie Jin during the reign of the Yongle emperor. There are only 800-plus volumes surviving today, which are in the domestic and overseas collections of various libraries. In the surviving parts of *Yongle Encyclopedia*, there are nearly 300 sections cited from 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 (*Shanhai jing*), and only 18 illustrations from it are found in volumes 910, 3007, and 22180, perhaps representing the earliest images from 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 available today. The present study examines and compares these surviving 18 figures of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 and finds that two are “Sheshi” and “Jubishi,” fifteen are “Strange people from remote lands” in the “Peoples” section, and one “Mo” beast, which is not included in any of today’s versions of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

As the earliest illustrations in 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 available today, the styles in the *Yongle Encyclopedia* are unique and distinctl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 particular, the “Strange people from remote lands” often have fire-like hair like Yaksha figures, while there are more details present in the “Gentlemen” and “Hollowed-Chest Men” illustrations. Every figure of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 cited in the *Yongle Encyclopedia* has its special feature different from those found in any other literature. These earliest illustrations of 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 are of immense importance.

Keywords: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 *Yongle Encyclopedia*, images, “Mo beast,” “Strange people from remote lands”

* Received: 5 July 2023; Accepted: 1 March 2024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Soochow Univers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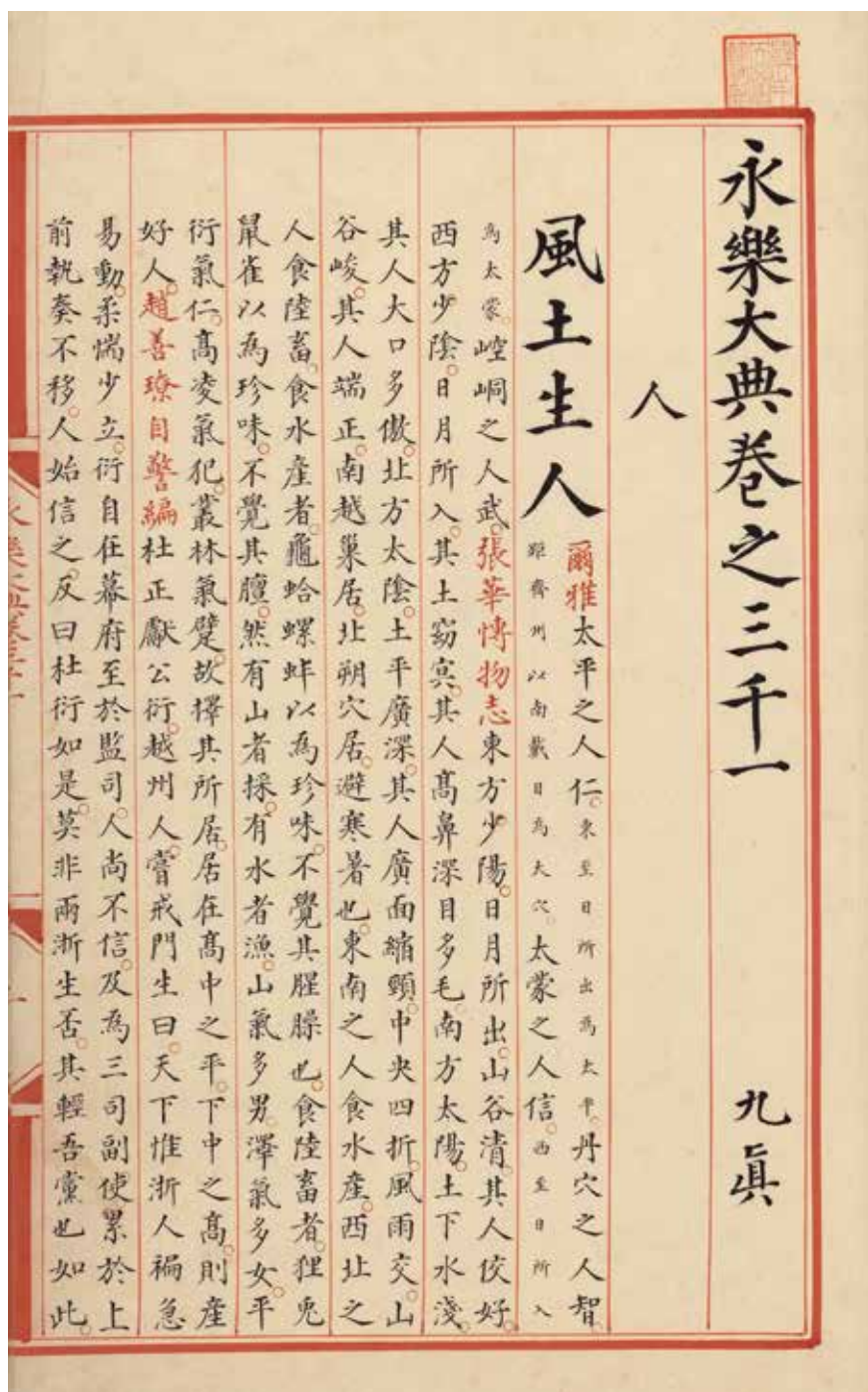


圖1 明 解縉等編 《永樂大典》卷3001 書影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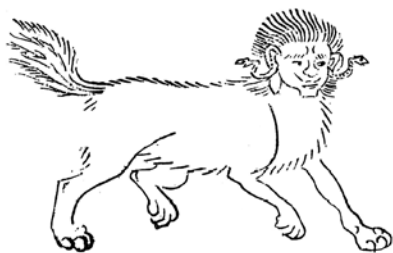


圖2 奢北之尸
上起《永樂大典》、《三才圖會》、胡文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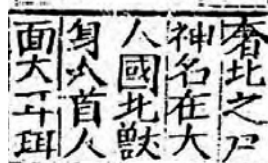


圖3 奢尸
上起《文林妙錦》、《三台萬用正宗》



圖4 據北尸 左起《永樂大典》、蔣應鑄繪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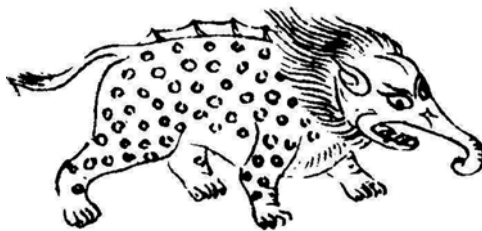


圖5 獬獸圖 《永樂大典》



圖6 獬豸獸圖 左起《文林妙錦》、《怪奇鳥獸圖卷》



圖7 獬豸圖 左起《新刻山海經圖》、《三才圖會》、《禽蟲典》、《歌譜》



圖8 氏人 左起《永樂大典》、《異域圖志》、《文林妙錦》



圖 9 三身人 左起《永樂大典》、《異域圖志》



圖 10 無臂人 左起《永樂大典》、《異域圖志》



圖 11 反膝人 左起《永樂大典》、《異域圖志》、《文林妙錦》



圖 12 一目人 左起《永樂大典》、《異域圖志》、胡文煥本



圖 13 一臂人 左起《永樂大典》、《異域圖志》、《文林妙錦》



圖 14 無腹人 左起《永樂大典》、《異域圖志》

圖 15 長腳人 左起《永樂大典》、《異域圖志》



圖 16 長臂人 左起《永樂大典》、《異域圖志》、早稻田大學藏《荒海障子圖樣》



圖 17 毛民人 左起《永樂大典》、《異域圖志》、胡文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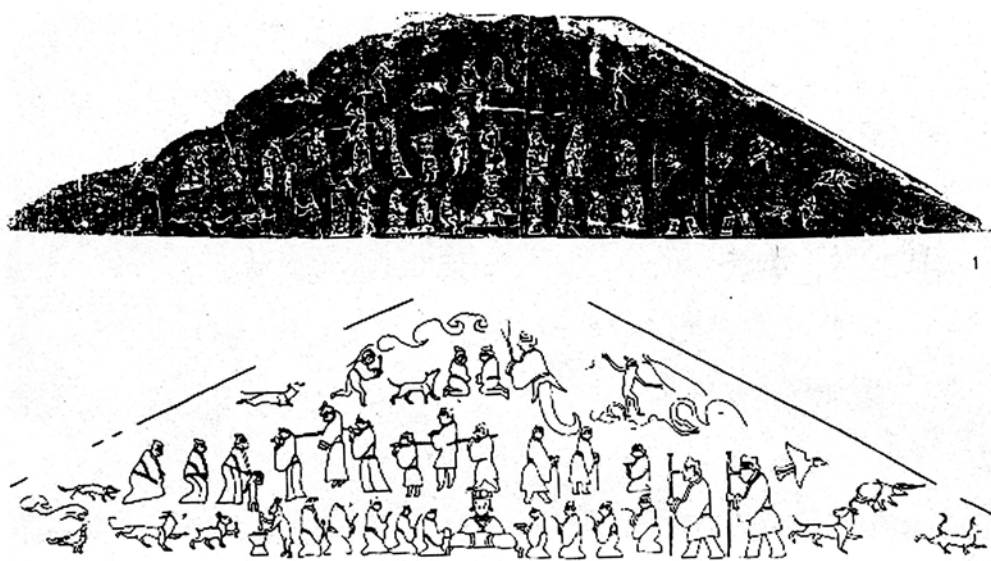


圖 18 林巴奈夫線描圖



圖 19 穿胸人 左起《永樂大典》、《異域圖志》、《文林妙錦》



圖 20 三首人 左起《永樂大典》、《異域圖志》



圖 21 不死人 左起《永樂大典》、《異域圖志》、《三才圖會》



圖 22 君子人 左起《永樂大典》、胡文煥本、《三才圖會》



圖 23 黑人 左起《永樂大典》、《三才圖會》、胡文煥《新刻山海經圖》、《文林妙錦》



圖 24 《觀音變圖卷》中的夜叉、羅剎之形象



圖 25 上為第一廣秦王審問的場景 (P.2003)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
下為六道輪迴的場景 (S.painting 80) 大英博物館藏



圖 26 南宋 陸忠信 《十王圖》四七五官王部分 奈良國立博物館藏



圖 27 南宋 陸忠信 《十王圖》七七泰山王部分 奈良國立博物館藏



圖 28 南唐 顧闳中 《鍾馗出獵圖》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9 宋 蘇漢臣 《鍾馗嫁妹圖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30 元 顏輝 《鍾馗元夜出遊圖》 局部 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藏



圖 31 元 龔開 《鍾進士移居圖》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32 明內府 《全像金字西遊記繪本》 局部 東北大學圖書館藏



圖 33 （傳）明 蔣子成 〈溫元帥圖〉 波士頓美術館藏



圖 34 〈七魄圖〉 《正統道藏》《太上除三尸九虫寶生經》



圖 35 明 王圻、王思義編 《三才圖會》 左起盤古、地皇、神農、黃帝 國家圖書館藏